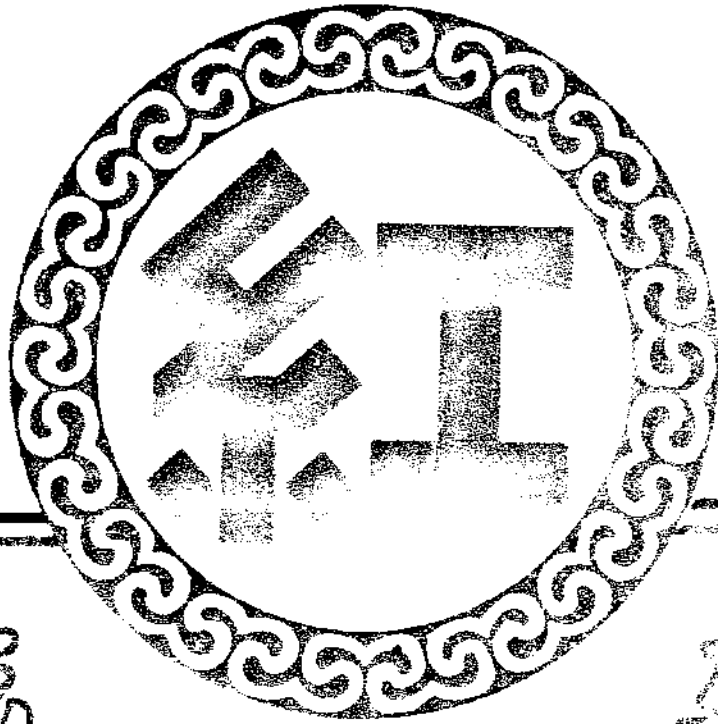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期二卅卷二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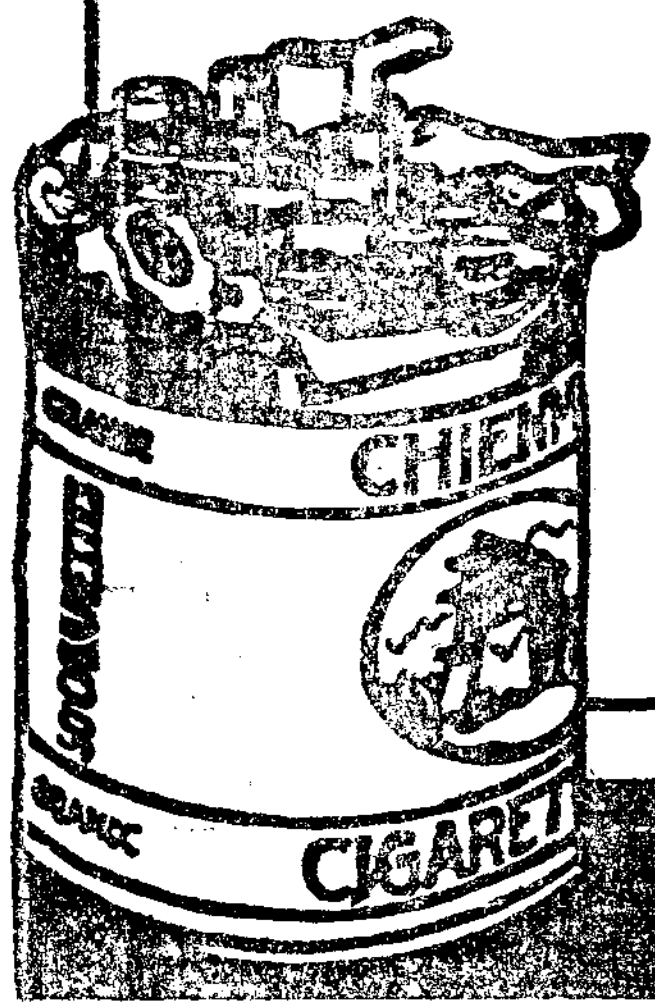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商英
 司公烟美英華駐
 司公限有
 理總



紅雜誌

目次

第八十二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陰歷甲子二月初十日

■ 短篇小說

寂寞之夜

趙茗狂

搶心

朱鴻柏

聾功曹

程瞻廬

俘虜

王薇子

咏時裝女郎

詹振先

花生日與人生日之比較

穎川秋水

評瘋人日記

程瞻廬

趣友

瓶齋

門外與門內

蔣恨呆

我之自訟

嚴獨鶴





目

次

阿寶(下).....徐卓呆

屁之功用談.....龐憶樓

滑稽尺牘.....胡寄塵

原來是他.....繆賊菌

新聞紙上之兩個譚話.....李蓉齋

垂楊談蒼.....董巽觀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五張).....不肖生

第三十一回 入深山童子學道 窺石穴祖師現身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二回 彭公子車廂逢豔侶 楊夫人病榻憶情郎

二



(羣濟)

來拈手信

蓋聞洋場十里。繁華夙號天堂。女閭三千。脂粉古稱地獄。是以秦樓筵設。幽人見而攢眉。楚館聲喧。逸士聞而遁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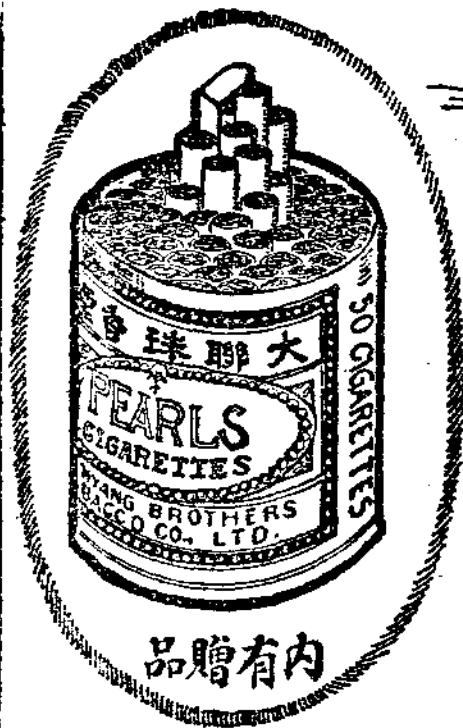
(註)本期趙茗狂所著『寂寞之夜』詳述滬地繁華。金迷紙醉。而幽人逸士。反避之若浼。是蓋茗狂覺悟後之著作。亦醒世之妙文也。

蓋聞干戈搶攘。士不思還。鼙鼓殷闐。軍無畏死。是以頭可斷。志不可屈。乃將士之殊榮。身被虜。妻復被欺。實軍人之奇恥。

(註)王薇子所作『俘虜』為闖蕩軍人痛下針砭。可與毛柏桑小說相頡頏。

蓋聞魂銷片面。為單戀病之由來。腸斷相思。即色情狂之起點。是以藥爐烟裊。傷心病裏癡郎。茗瓊詩成。關懷店中美婦。

(註)程瞻廬所著『評瘋人日記』寫盡蕩子醜態。意志薄弱之青年。閱之當惕然有所警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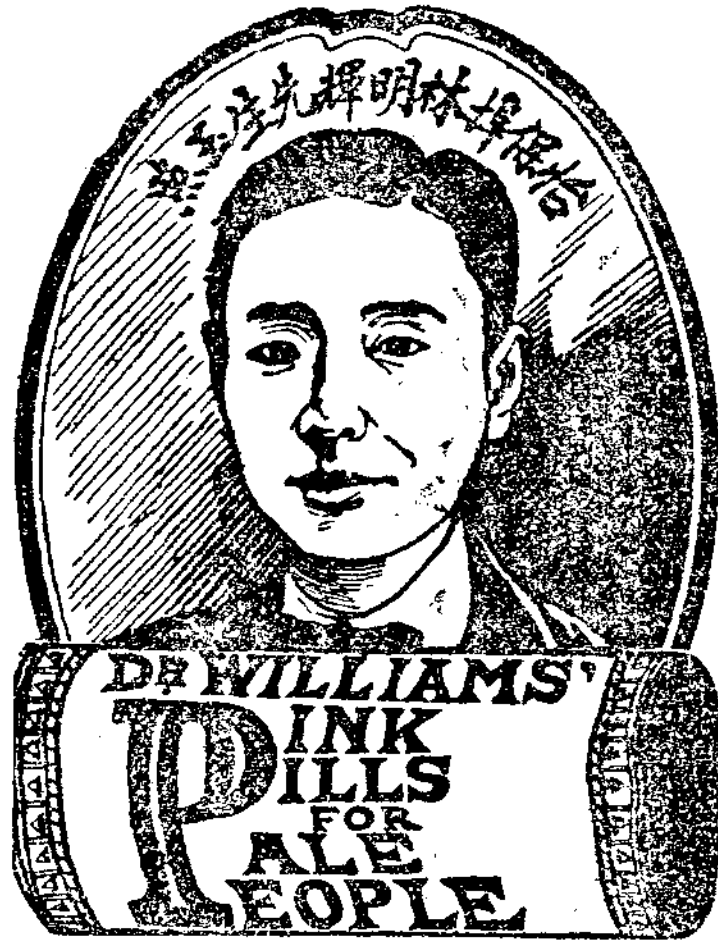
聯珠烟。真真好。味香
 醇。價公道。諸君化費
 半元銀。吸烟之外。還
 有飾品可送人。

中國南洋
 兄弟烟草
 公司

南京圖書館藏

請觀林明輝先生之經驗

往往重症治愈之後身體軟弱難以復原即如瘧瘧傷寒猩紅熱痢疾癩喉痧以及各種風濕症在中國及熱帶各處患者尤居多數大抵以上各症幸而治愈之後身體困憊殆盡形容消瘦肌肉枯瘠且腦力衰殘胃納甚稀難以復原致患瘋溼疼痛腰痛背楚頭痛目眩精神不濟等患是也其故乃因以上各症之後患者血中曾涵毒質將週身各部之精力損壞失其固有



之強健力是以欲恢復其精力必須先為補血使血液鮮紅稠濃有力之新血定必能令其身體康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具此等功力有補血健腦之奇功係天下馳名者也行世已歷三十餘年之久稱為補血健腦之聖藥即如南洋怡保卑列治街四十一號門牌華洋印務局司理林明輝先生之證書足可為據矣林君來示云鄙人曾患瘧瘧之症治愈之後身體衰弱幸獲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救治得見精力復原因熱退之後身甚軟弱精神委頓且頭暈目眩如是者三星期之久不能從公辦事然而由友人舉薦試服紅色補丸僅四瓶之後身體大異於昔胃納增進身量加重夜睡安甯可能從公辦事鄙人心甚感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使我如此康健也因前曾遍嘗各藥毫無功效惟韋廉士紅色補丸可稱病後精力復原之聖藥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夜之冥寂

狂·茗·趙

「唉。我畢生之中。最爲乏味。最爲寂寞的一夜。總無過於我在上海。那一夜了。我也自己解說不出。我本好好兒住在山中。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方去。的大概是被花花綠綠上海這兩個字所吸引罷。但是總算一樁幸事。這可怖的上海。雖能把許許多人一吸引就吸引著。可是對於我却始終沒有這種本領。這種魔力可以教我上鉤咧。不但不能教我上鉤。而且教我一見就厭惡。望望然而去之。這不是他老人家所不及料的麼。如今且讓我把這一夜的經過記了下來罷。」

我未動身之前。曾寫信給我的同學林吉人。把行期告訴他。教他在埠上等我。因爲我從未到過上海。人地生疎。很爲不便。他是在上海登過多年。現又在一家洋行中當買辦。可算得是個老上海。所以找著他。要請他做一個嚮導咧。誰知船到了埠。我上碼頭一找。并不見

他的蹤影。正在四處亂尋的當兒。忽有一個車夫模樣的。人。向我上下打量了一回。問道。這不是從武夷山下來的王先生麼。我是林公館中打發來的。我道。你的主人。不是喚林吉人麼。那人道。正是。他本想自己來接你的。只因有點事情絆著了他。不得分身。所以教我來接。先生。你也有什麼行李麼。我向手中提的那隻小皮篋望了一望。笑道。我只帶了這隻行篋。別無其他行李呢。那人道。那麼請先生在這裏等一。下。讓我去拉車子來。我們少爺現在福祥三清水花那裏。請你就去咧。我道。什麼福祥三清水花。這是一。個什麼地方。那車夫又向我望了一望。笑道。這是一。個妓女的名字。我們少爺。今天正在他家請客呢。說

完。匆匆的走去了。我立在那裏等他。一壁又暗想道。吉人這人真媽虎。他不過在妓院中頑。并不是真有什麼大事情。怎麼接都不來接我。并且我一到埠。他也沒有替我張羅什麼。就教我到妓院中去。這算什麼路數啊。也罷。上海妓院中的排場。聞說是最考究的。是素來名聞天下的。我就去見識一下罷。正在想著。那車夫已拉了車子來了。我便走上車去。他也拉著就走。那時已是薄暮時候。街上統已點上電燈。放眼瞧去。見街道雖比內地的爲闊。房屋雖比內地的爲高。但低矮的房屋。污穢的街道。仍見不一見。并無整齊劃一之觀。這於我崇拜上海的觀念上。很受一下打擊。啊。不一刻。車子已拉入一條里中。在一家門

首停下。我走出車來。抬頭一看。見門額上面亂七八糟的。掛了許多塊銅牌子。有幾塊已失去了他亮晶晶的色彩。有幾塊上面還縛著紅綢。但這紅綢早已退色了。這種景象。一入我的眼中。立刻教我起了一種不快的觀念。此時便聞那車夫說道。先生。我們少爺就在這裏面。讓我陪先生進去罷。說著便挾了車墊。同我走入門內。只見一入門就是小小一個天井。一邊放著一輛空車子。一邊堆著許多柴。擠得只賸一條狹路。還有一種霉溼之氣。霍地撲入鼻觀。大概是從柴堆中發出來的罷。再走進去。乃是一間客堂。但四壁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麼陳設。只左首放了一張破桌子。有許多下等人圍在那裏。有幾個還垂著

寂寞之夜

一條辮子的。看去好像是在那裏賭錢。右首也放著一張破桌子。雖也有許多人模樣。都很下流。却不是賭錢了。乃是坐著閑談。更有幾個人在當地打得頑的。我正看著。暗想這進們第一幕。教人見了。就要作三日嘔。啊。便又聽那車夫說道。先生。我們少爺就在右首房中。你自己進去罷。我不進去了。我點一點頭。就向右首行去。剛到門房前。即聞外面一人喊道。阿金姐。有客人。即見裏面奔出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姑娘來。問道。你可是林大少的客人。我把頭點點。伊便讓我進去。一壁尖著喉嚨喊道。林大少朋友來。喊聲方已。便見我那老同學林吉人。穿著一件燦爛奪目的袍子。拖著一雙拖鞋。奔了過來。見了我。便歡然說

道。淡。如。你。來。了。麼。此。時。早。有。那。個。娘。姨。把。我。手。中。的。行。篋。接。去。放。下。又。請。我。寬。馬。褂。我。搖。搖。頭。伊。便。走。開。倒。茶。去。了。吉。人。便。又。一。壁。和。我。寒。暄。一。壁。替。我。向。近。旁。幾。個。人。介。紹。一。下。大。概。不。是。某。洋。行。的。買。辦。就。是。某。公。司。的。經。理。我。也。記。不。了。這。許。多。這。班。人。見。吉。人。向。他。們。介。紹。便。舉。起。眼。睛。骨。碌。碌。的。向。我。上。下。打。量。見。我。這。種。布。衣。布。服。不。合。時。宜。的。樣。子。都。露。着。蔑。視。的。神。氣。很。冷。淡。的。點。了。一。點。頭。散。了。開。去。了。就。是。默。察。吉。人。表。面。上。雖。和。我。很。是。殷。勤。但。是。出。自。虛。浮。的。出。自。勉。強。的。令。人。一。望。即。知。迴。想。起。他。從。前。在。校。時。那。種。忠。實。誠。懇。的。樣。子。不。勝。今。昔。之。感。咧。正。在。此。時。又。有。別。的。客。人。到。來。吉。人。便。對。我。說。道。讓。我。且。去。應。

酬。一。下。你。請。在。此。坐。坐。或。各。處。看。看。我。停。歇。要。和。你。長。談。咧。我。點。頭。說。道。你。儘。管。請。便。我。們。是。老。同。學。可。不。必。客。氣。啊。吉。人。便。去。應。酬。別。人。我。却。乘。此。機。會。把。全。室。細。細。打。量。了。一。會。因。為。方。纔。進。來。的。時。候。匆。匆。和。吉。人。談。著。天。竟。沒。有。工。夫。細。看。得。啊。只。見。靠。窗。支。著。一。張。檯。子。檯。上。亂。糟。糟。的。放。了。許。多。東。西。最。觸。目。的。乃。是。一。對。紅。燭。在。那。裏。高。燒。著。上。面。牆。上。掛。了。一。副。對。子。但。是。上。下。聯。互。易。了。位。置。了。左。首。一。張。沙。發。右。首。一。面。着。衣。鏡。鏡。上。覆。著。毯。子。因。為。中。間。擺。了。一。桌。麻。雀。恐。牌。在。鏡。中。照。出。咧。過。去。不。到。兩。尺。的。地。方。又。擺。了。一。桌。麻。雀。倒。成。了。對。壘。的。形。勢。而。右。壁。上。倒。還。掛。了。四。張。琴。條。不。過。最。末。一。張。從。前。想。來。是。有。的。

如今不知那裏去了。以一月份牌彌其缺不倫不類。看去很是可笑。再過去乃是一張茶几兩張椅子。後面靠壁擺了一隻烟榻。旁邊就是走路口了。近壁處支著一張半桌。茶杯茶碗雜亂的放列其上。再望過去似還有一間小室。不過門帘低垂。遮著視線。不見他的內容了。我瞧完之後。暗想人們談起上海的妓院。總說得天花亂墜。好比天堂一般。誰知內容乃是如此比地獄也不過相差一間罷。并且姑退一步說。算我考察未周。只見了這一家妓院。這是上海妓院中排場最不考究的一家。算不得數的。但是照我想來。像這樣狹小的房屋。又是幾家合在一處的。無論如何舖陳得好。也不見得能怎樣動目。何況客人。

寂寞之夜

一多總不免於嘈雜。人們欲於此中求安適。求快樂。不是南轅而北轍。麼。想罷。忽又啞然失笑道。這種事情。呆想他則甚。且到那面桌子邊。瞧瞧他們鬥牌罷。隨走到第一張桌子前。只見那在局中的四個人。表面上雖是隨意談笑著。但全副精神都注在牌上。局外人只要一瞧他們那種紅臉赤頸的神氣。就可窺見其微。不過局中人或者自己不知道罷了。而八隻眼睛更時時見其射到別人面前的洋錢鈔票上。恨不得立時即刻就攬為己有。其狀尤為可醜。列至於一副牌和到後勝者那種惡狠狠搶錢的樣子。負者那種垂頭喪氣不得已付錢的樣子。更是講都講不出。我看了一會。不覺暗暗嘆道。唉。這是乏味極了。

人類一種貪婪的本性差不多都暴露出來我實在看不慣咧但是這也怪不得他們恐怕無論何人無論他怎樣有錢一入了這種賭局得失之心一動於懷這種神氣就要不期然而然的露出來罷一壁想著一壁便走了開去想那第二張麻雀檯子上神氣定也是一樣的不必去看了還是向那沙發上坐下罷誰知向那沙發上一望此刻却已有人坐在上面了乃是一男一女那男的斜著眼帶著笑臉上紅紅的緊緊摟著那女子像要和伊接吻又像要和伊說話露出萬分情急的樣子那女子雖是滿臉邪氣却只是假惺惺作態一會兒却又用手帕掩著嘴格格的笑了以上這種神情不期的被我看眼中厭

惡之心大增幾乎要嘔了出來連忙把頭別了過去想另找一個地方坐坐可是那面茶几邊已有幾個人圍了坐著正在那裏交頭接耳的密談那邊烟榻上已面對面的臥著兩個人了叫我那裏去坐咧總算運氣不壞我正這麼想著烟榻上躺在外邊的那個人忽然拋了烟槍一骨碌爬了起來吃了一口茶走起看牌去了我此時知道時機不可稍失忙三腳兩步的走過去在榻上坐了下來誰知坐不到幾分鐘又知道我的這個計畫是錯了原來在我左右兩邊皆有一種臭氣噴過來而這種氣味却又各不相同在那左邊的我一嗅就嗅得是鴉片烟臭倒也不必說了但是那右邊的臭氣却始終猜不出是從那

裏發出來的。後來見一位朋友到門邊一個洋鐵桶中。去小洩。我纔恍然明白。原來那裏放了一隻這樣的尿桶。無怪有這種臭氣。紛然撲我鼻觀。我忍耐著靜靜坐了一陣。忽想起後面不是還有一個小房間麼。那裏比起此間一定來得乾淨。一定來得清靜。不如走去坐一歇罷。主意想定。便立起身來。很高興的走去。不料剛剛走到房門前。想要掀了門帘進去。忽有一個娘姨趕了過來。一把拉著了我。帶著格格的。笑聲說道。大少進去不得。裏面有客人。咧。我聽了。倒怔怔的望了伊幾眼。也就走了。回來暗想。這真怪極了。聽伊的口氣。似乎說有客人在內。我就不該進去的。難道他們這裏訂有這種規矩麼。如果有的。

寂寞之夜

那麼人們到這裏。頭是要受一種拘束的。只能在伊們指定的範圍內走動。其餘一點不得自由。這不是和拘禁差不多麼。咳。這真乏味極了。我走到前房。想要回原地方去。却已被人佔了去。我四下看看。實無可以容足之地。便走去向吉人告辭。并老老實實對他說。我實在不耐煩。登在這裏了。但是無論我怎樣說。他總一把拉著我不肯放。定要我吃了酒去。我情不可却。只得答應下來。忍著性耐著氣。混了好一陣。好容易總算坐席了。此時又來了不少人。便分坐了兩席。同我坐在一席的。除了吉人外。餘人看去。都很大模大樣。但眼睜睜的向我望了。幾眼。并不怎樣來理我。我也就不去理。俟他們并且我的左右兩位。

高。隣。實。在。也。各。有。專。務。無。暇。來。周。旋。我。了。原。來。左。面。那。位。是。最。愛。吃。酒。的。一。聽。我。說。不。會。吃。酒。便。連。正。眼。都。不。向。我。瞧。一。瞧。只。管。找。著。他。的。那。班。酒。友。搭。起。拳。來。鬧。起。酒。來。他。的。拳。頭。高。高。揮。起。幾。乎。打。在。我。的。頭。上。他。的。唾。沫。不。住。的。向。我。臉。上。飛。來。但。他。自。己。也。不。覺。得。吃。到。後。來。面。孔。紅。得。和。豬。肺。一。般。眼。也。直。了。同。他。賭。酒。這。幾。個。人。也。差。不。多。吃。得。和。他。一。般。模。樣。可。是。彼。此。還。是。直。著。喉。嚨。乾。嚷。著。鬧。個。不。休。我。瞧。在。眼。中。實。在。有。些。不。自。在。咧。右。面。那。位。朋。友。却。不。然。了。自。從。他。叫。的。那。個。妓。女。到。來。後。便。唧。唧。噥。噥。談。個。不。了。不。知。他。怎。會。有。這。許。許。多。多。說。話。的。默。察。那。個。妓。女。雖。和。他。極。力。周。旋。著。但。伊。神。情。不。屬。暗。有。心。事。却。教。

八
旁。人。一。瞧。就。瞧。了。出。來。的。不。過。叫。他。的。那。位。朋。友。沒。有。覺。察。罷。了。因。此。我。倒。生。了。一。種。感。觸。想。天。下。最。可。憐。的。人。要。算。當。妓。女。的。了。自。己。遇。著。有。上。心。事。或。是。不。自。在。的。時。候。還。得。照。常。出。來。打。起。精。神。和。人。敷衍。著。這。是。何。等。的。苦。惱。啊。這。麼。一。想。我。就。不。忍。再。向。伊。那。邊。望。了。中。間。那。班。到。來。的。妓。女。又。一。個。個。唱。起。來。了。有。些。嚙。哩。嚙。哩。像。鬼。叫。的。有。些。喉。嚨。壞。得。像。毛。竹。管。一。般。還。是。放。開。喉。嚨。亂。嚷。的。教。人。聽。了。毛。骨。竦。然。更。有。幾。個。已。唱。得。面。紅。耳。赤。差。不。多。氣。都。轉。不。過。來。血。都。噴。了。出。來。伊。還。是。不。願。性。命。仍。逼。尖。著。喉。嚨。提。高。著。唱。著。我。看。了。實。在。有。些。替。伊。可。憐。可。是。旁。邊。自。有。一。班。人。轟。然。叫。著。好。真。不。知。是。何。心。肝。咧。不。一。會。

又有許多乞丐走來立在門邊乞錢。有背書的、有唱小調的、有唱宣卷的、更有一個赤著膊、瘦得如猴子一般、竟從門外跳了進來、站在當地、用手在身上亂拍、做盡種種怪態、窮兇極惡、實在難看。我不覺暗暗想道：這裏本似地獄、得了他來、角色便是齊全了。你瞧四圍的形形色色、那一件能使人看了樂觀的、這不是地獄是什麼呢？想著又把闔室的人看了一看、忽又發見了一件事情、原來兩席上的客人和著叫來的妓女、跟局及烏師、以及一班值席面的人、共計有四五十人之多、暗道：空氣怪不得如此的穢濁如此。此的緊張、原來小小一室之中、竟聚了這許許多多人、講到衛生之道、真是不對啊！想到這裏、便覺得一

寂寞之夜

刻不能再登下去了。就立起身來向吉人告辭。吉人也知不能再留了、便道：如此也好、讓我吩咐車夫陪你到東方旅館中去定房間、定好後、你再到桂舞台來找我。我這裏快要完了、定在那邊等你。咧說著、便教娘姨把方纔那個車夫叫了進來、向他吩咐了幾句。車夫便替我提了行篋、一同走出院來、到了東方旅館、就在三層樓上開了一間房、入內一看、覺得也甚狹窄、并且一間間的密排得似鴿子籠一般。外面那條甬道異常狹小、好似監獄中之甬道、令人更起不快的觀念。何能像山居天地為廬、這樣的暢適呢？坐了一會、車夫催我快去。我也不願久登在那裏、便又一同走出、到得桂舞台。吉人也剛到、就並坐觀戲。

但。是。一。坐。下。去。就。覺。得。很。不。適。意。原。來。這。椅。子。太。小。
啊。不。過。我。既。是。爲。看。戲。而。來。的。只。要。注。重。戲。的。本。身。
就。是。了。正。不。必。顧。這。些。末。節。便。抬。起。著。頭。張。大。著。眼。
向。台。上。望。著。望。了。半。天。却。領。略。不。出。他。的。好。處。來。但。
覺。得。粗。魯。的。男。子。硬。學。著。女。子。說。話。年。紀。已。有。四。五。
十。歲。了。還。在。台。上。扮。作。小。孩。子。風。吹。欲。動。的。一。張。畫。
放。在。中。間。就。算。佈。景。不。知。所。云。的。把。鞭。子。亂。揮。就。算。
溜。馬。了。還。有。什。麼。機。關。咧。打。武。咧。這。種。種。皆。嫌。矯。揉。
做。作。太。不。自。然。很。足。使。我。掃。興。不。願。再。瞧。下。去。便。又。
暗。暗。怪。自。己。道。你。這。人。也。太。孤。僻。了。這。上。海。舞。臺。中。
的。戲。劇。不。是。人。人。稱。道。天。下。聞。名。的。麼。怎。麼。又。不。對。
你。的。眼。光。呢。旋。又。想。起。這。個。戲。園。中。不。知。也。有。人。與。

我。表。同。情。的。麼。舉。目。一。瞧。却。大。出。意。料。之。外。果。有。許。
多。男。男。女。女。是。與。我。表。同。情。的。他。們。的。眼。光。并。不。注。
著。台。上。但。不。住。的。向。別。處。望。著。不。過。不。知。他。們。望。的。
是。什。麼。暗。暗。却。佩。服。他。們。起。來。想。他。們。真。是。好。性。子。
本。來。是。看。戲。來。的。戲。做。得。不。對。眼。光。便。向。別。處。望。著。
用。來。消。遣。這。種。時。光。我。可。敬。謝。不。敏。沒。有。這。種。耐。性。
并。且。教。我。向。別。處。望。也。不。知。望。著。何。處。是。好。啊。我。到。
此。實。在。不。便。再。瞧。下。去。便。托。說。頭。痛。向。吉。人。告。辭。而。
出。吉。人。曾。欲。陪。我。回。去。我。堅。不。贊。成。也。就。作。罷。到。得。
街。上。信。步。行。著。望。進。幾。家。店。舖。的。窗。中。也。很。擺。得。花。
花。綠。綠。我。初。見。之。下。這。顆。心。也。不。期。一。動。的。但是。看。
不。上。幾。眼。就。覺。得。俗。不。可。耐。毫。無。趣。味。他。的。吸。引。力。

也就同時消失了一會兒到了一個電燈燦爛的所在抬頭一望知道就是上海著名的遊戲場不覺好奇心起買票進去可是團團走了一轉竟沒有一個可以駐足的地方頗怪這些人不知在那裏鬧些什麼呢便逃也似的走了出來到了門外一眼看去忽見一輛電車停在那裏上面標著黃浦灘三字頓時一個念頭擁上心來道黃浦灘頭的景致一定是很好的今天月色又佳何不到那裏玩月去定比方纔所見的種種事物來得有味咧主意想定欣然走上電車不多時到了終點一問知已到了黃浦灘了便走下車來向灘邊行去誰知立在灘邊四下一望又使我大大失望起來原來江中的水黃而帶黯污得

寂寞之夜

和泥水一般四邊又沒有什麼山沒有什麼樹林除了多艘粗笨不悅目的輪船橫七豎八的停在中間別無所見啊呀黃浦灘頭的景物原來如此這不是很使人掃興的麼無聊之頃又舉頭向明月望望想天下的月色總是一樣的總可使我悅目賞心的了却也作怪黃浦灘頭的月色竟和他處不同被這江水一照也帶著黯黃之色使人見了黯然寡歡咧正在此時忽又有一人走過來厲聲向我道你在這裏幹什麼去去去我一看乃是一個巡捕也不願和他講話就離開灘邊暗地却想道上海這地方真好厲害連賞月這件事人家都要干涉不得一點自由咧回到旅館以後納頭便睡第二天一早就提了行篋

逃也似的逃出了上海。心想此行真是乏味極了。既無一處可以游觀之地，也無一件可以悅目之事。更無一個可以交談之人。所見之色，都非天然之色。所聞的聲，都非天籟之聲。像這種的地方，我是一刻也登不住的。爲什麼人們對於他對於上海這兩個字，還是十分的羨慕，還津津講個不了。我真有點解說不出啊。等得一到山中，只見小鳥啾啾而拾我山花含笑以相迎，真是生氣盎然。一室皆春，比之上海大

有仙凡之別。從此我再也不想起上海了。」

這篇寫在—本日記中。是我去游武夷山的時候。在一山洞中無意得到的。大概他的主人翁是一位隱者罷。瞧他的語調很有與常人異趣處。也是一位奇人。可惜那時他已不在洞中。不知到那裏去了。我竟不能見他一面咧。

搶心

朱鴻柏

小福特大哭着道：「我的心給他搶去了。我要去告訴先生咧。同學們很驚奇道：『怎麼身上的心都會給他奪去的呢？』」福特道：「不是呀。是我的鉛筆心給僑治搶去了。」

翩翩年少的賈風流。清早起身燒着一爐香。當天禱告說蒼天蒼天憐念我誠心祈禱我生平只有三大願。蒼天蒼天你須成人之美。保佑我如願。以償我便一輩子感激你不盡啊。我的三大願。

(一) 夫婦齊眉相待如賓。

(二) 豔姬多情芸窗助讀。

(三) 青年可駐不見白頭。

自古道誠可格天。賈風流天天禱告他的一片誠心早已上達天庭。有一位龔子的值日功曹依稀彷彿把他禱告的三大願一一都記在冊上。

※ ※ ※ ※ ※ ※ ※ ※ ※ ※

賈風流是個登徒子。娶的娘子很有幾分姿色。蜜月裏憐憫惜惜說不盡千萬愛。蜜月過了愛情便一落千丈。他專在秦樓楚館停眠整宿。把家庭當做旅舍一般。坐不到幾分鐘便又匆匆的出門去了一去總是十天八天不回家。因此他娘子悶悶不樂。感情漸惡。和他見了面冷

冷。的。不。多。講。話。他。益。發。放。膽。嫖。妓。把。門。巷。裏。把。金。錢。都。使。完。了。卻。販。得。無。數。楊。梅。回。來。一。朝。毒。發。延。請。了。許。多。花。柳。病。的。醫。生。百。般。醫。治。好。容。易。把。這。條。性。命。保。住。了。可。憐。五。位。官。員。中。間。一。位。很。有。面。子。的。中。央。特派。員。削。職。而。去。陡。然。失。卻。了。地。盤。原。來。他。的。鼻。子。完。全。都。犧。牲。了。從。此。住。在。家。裏。備。受。娘。子。的。奚。落。走。到。外。面。飽。聽。親。友。的。譏。評。賈。風。流。又。燒。着。一。爐。香。當。天。禱。告。說。蒼。天。蒼。天。你。怎。麼。這。般。糊。塗。受。了。我。的。香。花。供。奉。一。些。兒。沒。有。靈。驗。我。禱。告。的。三。大。願。你。竟。完。全。都。忘。卻。了。啊。

那。一。夜。賈。風。流。睡。在。牀。上。恍。恍。惚。惚。有。一。位。聾。耳。的。老。人。和。他。講。話。說。是。上。界。的。值。日。功。曹。你。從。前。禱。告。的。三。大。願。一。一。都。記。在。冊。上。並。沒。有。忘。掉。你。現。在。如。願。以。償。爲。什。麼。不。感。激。我。反。而。埋。怨。我。呢。賈。風。流。便。討。取。冊。子。揭。開。看。時。果。然。把。他。的。三。大。願。一。齊。都。記。在。冊。上。寫。的。是。

(一) 夫。婦。愁。眉。相。待。如。冰。

(二) 野。雞。多。情。淫。瘡。染。毒。

(三) 青。年。可。恥。不。見。鼻。頭。

猛。喚。得。一。聲。苦。也。睜。眼。看。時。原。來。是。一。場。春。夢。



俘虜

王薇子

往歲任職唐山交通大學時。法文教授蔡君冰倫。曾舉法國莫伯桑氏小說。以爲談助。造意胥能深入。賅理。嘗擇譯數編。以餉嗜痂者矣。迨既南歸。重掌軍書。退食餘暇。忽憶蔡君所述莫氏小說中俘虜故事。意有所觸。演爲此篇。特莫氏原書。曷言哲理。吾書則偏重事實。小有區別也。至語體文字。絕非所長。勉一效顰。紕繆百出矣。著者附識。

趙壯文奉了長官動員令。幾乎魂飛出竅。他從入伍到今。三年之中。仗着逢迎手腕。居然不次超升。自小兵。巴望到排長的職位。心中好不得意。只指望按步就班。如法炮製。就是似一輛開足馬力直向前進的汽車。迎面一

條大河阻住去路。殺不住機。豈不要連人帶車栽倒。其中嗎。趙壯文胸中別別的跳着。自想平時只在吃着嫖賭上用心。對於軍事學識。雖是淺識皮毛。可是臨陣打仗。關係生死非同小可。在這性命出入的當兒。本領就分高低。假使本領不濟。挺而走險。使與那殺不住機的汽車。有何分別呢。想到此地。不免捶胸蹬足。只恨當初錯用了功夫。如今才落得進退兩難呢。

動員令上載明。命趙壯文率領本排隊伍。去防守柳葉村一帶。限兩天之內。開到防地。佈置齊備。寥寥幾句話。好似催命符一般。趙壯文打算了半天。知道臨陣脫逃。應處死刑。左右是個死。只索硬着頭皮。點齊

本排隊伍。開向柳葉村去。好在柳葉村去桃花村不遠。他家正住在桃花村。他自投軍以來。并未歸去一次。此番開拔。雖是急於星火。可也有兩天的期限。路過桃花村。在家足可就攔一宵。和妻兒叙叙闊別。如此想着。一路上也就興頭得多了。況且出鄉之時。不過一個田舍奴。如今是作了官了。衣錦還鄉。何等得意啊。

一路行來。那恐懼和喜悅兩念。只在趙壯文心中交戰。如今向那闊別三年的故鄉去。出其不意。妻兒的歡悅。承迎也可想見。就是那三年前的村衆。只道我趙壯文一世是個無賴漢子。永無出頭揚名之日。這一來也可顯顯威風。試問他等。還敢小覷我嗎。且思

且走一排隊伍也魚貫跟隨在後。只聽那皮靴底。擦着地上的沙土。簌簌價響。趙壯文腰中跨了柄指揮刀。直拖在地。刀尖子敲着小石塊。拍板一般響着。身上穿的黃色軍服。整治得纖塵不染。兩肩上那片肩章。係銀夾金的。上加金色五出的一顆星。映在太陽光下。直射出萬道金光。好不耀目。趙壯文自知裝束得威風凜凜。雄俊非凡。就撐直了腰。昂首闊步而進。到傍晚時。已是來在桃花村不遠。遠望着村落中炊烟縷縷。向烟突中冒着。暝色四起。漸漸將這大地籠罩起來。使世界萬物。都處在黑幕中去了。趙壯文一腔高興。只打算衣錦還鄉。顯耀威武。如今恰是衣錦夜行。無可賣弄。豈不掃興。但是行了一個整天。漸覺

仔
廣

力倦。只巴望暫圖息足。打點些食品。再作計較。也就無心賣弄。只顧趑路了。於是傳個口令。使大衆加緊一步。直犇向村中而去。不一時。已進得村來。村中的生活。本是簡單。早起早睡慣了的。這時雖只酉牌時分。可早有些人家。閉戶安息了。一時間。只聽得道上皮靴脚。一陣子響。都有從睡夢中驚醒轉來。急忙披衣。到臨街的窗眼中去張望。見是一隊軍人。那見過世面的。自然不以為奇。有幾個有生以來。未出里門一步的。不免驚惶失措。也不能分辨。是兵。是匪。只道身懷兵器。終究不是好相識。眨跟就得拔刀。厮殺的。這一來。直嚇得簌簌的抖。輕輕喚起一家子老小。準備着逃命了。

三

幸而趙文壯還安軍人本分。并未騷擾。來到村間的
大道上。提起嗓子。喊了聲立定。一面命兵卒去喚村
長前來聽命。兵卒奉命。急急的去了。不一回。只見一
個白鬚白髮的。老者。手中拿着杖。長旱烟袋兒。一路
帶喘帶奔。顛巍巍的。隨着兵卒前來。趙壯文看他來
到面前。卽挺胸疊肚的。舉起一雙三角眼。骨落落向
村長上下打量一番。一手將帽沿略略向上一聳。打
起得意的聲調。向那老者道。李老頭兒。你還認識我
嗎。我們是久違了。那老者不覺一怔。抹抹額上的汗
珠子。細觀着眼端。詳一下。訝道。哦。你莫非是那村
西的青皮趙二禿子麼。多早晚投了軍。作了官。爬上
高枝兒去了。只可憐你娘子和你那小禿子。有一餐

沒一頓。只仗東隣西舍。佈施些捱日子。你怎麼不給
個信兒來。家也不捎些安家銀兩呢。一陣話。直臊得
趙壯文連耳根也泛做豬肝色了。只沒個地縫子鑽
不覺老羞成怒。頓時豎眉凸眼。吆喝一聲道。你這老
不死的。滿口子不曉嚼些什麼蛆。誰曾見趙二太爺
丟過這些醜來。如今別的也不給你講。本隊人馬路
過此間。你須好好的辦上一回。差吃的。喝的。住宿的。
都給我打點齊備了。稍有差池。誤了軍務。哼。哼。你當
心着老骨頭便了。說罷。喚過一名軍士。吩咐道。一切
安排。只須問這老傢伙。你等少什麼。儘向他要。去。我
今晚宿在西邊小板橋那兒。有什麼事。只消差這老
傢伙來。稟一聲兒。就是了。我的吃喝。也命他豐豐盛

盛的準備了。來吩咐已畢。聳一聳肩。一挺頸子。拖了指揮刀。靴聲橐橐的去了。軍士連聲應着。自去向村長要吃喝。要宿頭。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趙壯文獨自向村西行去。只覺三年前的事跡。只在腦球中打旋。磨彷彿電影一般。一片片的映在銀幕上。這裏已是小板橋了。橋邊一株枯樹。依舊撐出枝椏。又好似鬼怪的臂膀。又黑又枯。迎着風。晃動不已。橋上一塊四方石板。磨得又光又滑。正是他三年前的俱樂部。終朝嘯聚無賴青皮。呼么喊二。在此賭錢的所在。如今趙壯文一脚踏上這方石板。腦中打秋千似的。又追想到他三年前的賭博史了。他想有一次。爲着幾個小錢。幾乎喪了人命。回想起來。真覺可笑呢。一壁追

仔 癩

念前塵。一壁依然信步行去。忽然脚下踏着軟綿綿的。思量看時。陡聞汪汪的一陣子亂叫。皮靴上。早着了一口酸。雖是未傷皮肉。靴尖却已破碎了一小方。趙壯文耀武揚威慣了的。不想此時竟被村狗欺負了。心下如何不怒呢。當下大喝一聲。拔出指揮刀。照着狗頭劈去。誰知那狗却不待舉手。早斂尾一竄。逃去一丈多遠。支直四條腿。回頭向趙壯文吠之不已。趙壯文見一刀落了空。更是頂門上冒了火。切齒罵道。好隻不生眼珠的狗子。誰敢向趙二太爺老虎頭上拍了蒼蠅去。今兒準叫你難逃狗命呢。罵着。使出全套劈劍學上的能耐。托空來了個蛟龍探海之勢。那狗子何等乖覺。只見此人有些人生面不熟的。平

空被他踹了一脚。自然有些悶氣。可是一口敲中。總算已復此仇。兩下可算扯個平直。各無吃虧。只是此人還是不肯丟手。未免太不講理。何況他狗腦簡單。不是那鄉村土民。可用勢力壓服。如何能將趙壯文。國家驕子堂堂排長放在眼內呢。但是在人獸階級。優勝劣敗的公理看起來。趙壯文當然占了上風。那狗子自只有逃避的分兒。況且這蛟龍探海來勢兇猛。狗子靈性了不得。早又竄避一邊。趙壯文飛身砍去一刀。又是不着。却因用勁過頭。收把不住。迎面直跌了個狗吃屎。指揮刀脫手飛去一箭多路。嬌養慣的身體。這一跌。雖不沉重。已是哼唧唧爬在地頭。不能起身。當這齣全武行人。狗各獻拿手好戲。熱鬧

的當兒。已驚動了小板橋邊一家小戶。原來不是別家。正是趙壯文出身歸納的所在。他娘子趙二娘。正和他一個八歲的令郎小禿子。搓麻繩。趕活計。在一盞半明不滅的柴油燈光中。碌碌的忙着。初時聽見狗子叫。也不在意。隨後又聽得一人直嚷。聲氣甚熟。細辨一回。好似丈夫聲口。不覺心中翻倒了五味瓶。也說不出是甜是酸。還是苦辣了。只一把拖了小禿子。三脚并做兩步。急急開了大門。迎接出來。誰知出得門來。也不見他丈夫的影蹤兒。黑暗中。但聽見一人伏在地上。哼着。近前細看。這才辨明。果然是他丈夫。張開四肢。直躺在地。趙二娘慌了。灣下腰去。忙着扶援。口中只說得句。你幾時還來的。怎麼受了傷呢。

趙壯文正躺伏着。爬不起身。幸得他娘子前來扶他。隨借勢得站起身。如何好說。和狗子打架。栽了筋斗。的。只得紫漲着臉。說是滑了脚。被石塊絆倒了。趙二娘見他未受傷損。也不往下追問。一面吩咐小禿子。去取油燈。在門旁接着。一面扶着他丈夫。一蹙一拐。轉回家去。

繁言不表。趙壯文回到家下。吃喝自有村長送來。供給。他也自有些別後如何投軍。如何升官的話。來。騙他妻兒。這一宵。也是甜甜蜜蜜的過去了。及至趙壯文一醒來。已是日上三竿。隊伍早已準備妥貼。只待排長到來。即可啓行。趙壯文見時候已遲。艸艸的結束一番。叮囑妻兒幾句家常言語。這才萬分沒

辱
廣

興的帶隊前進。

不一日。已來到柳葉村。紮定人馬。安下露營。趙壯文沒精打采的。坐定下來。一股熱血。只向腦中充塞上來。一時間。思前索後。總覺心神不甯。原來。漸與敵軍接觸。那死生觀念。早在趙壯文心房中。開闢起戰場了。

糊糊塗塗的過去一天。尖兵報到。敵軍已遙擁前來。趙壯文一聞此信。好似半空中起了個霹靂。身上的肌肉。一塊塊的顫動起來。自思到此田地。只索實行。昨兒打算下的計較。罷。心中懷着鬼胎。便不多言。蒼白了臉。揮去尖兵。起身鑽出篷帳外。一瞧。但見前方塵頭起處。已有一標人馬。旗幟分明。潮一般的捲殺。

七

來。了。本。排。隊。伍。一。個。個。慌。張。着。將。子。彈。一。粒。粒。裝。入。槍。膛。內。去。但。等。排。長。指。揮。預。備。接。戰。誰。知。趙。壯。文。見。此。來。勢。只。嚇。得。魂。靈。兒。出。了。竅。一。顆。腦。袋。趕。即。退。向。篷。帳。內。一。縮。死。也。不。肯。出。來。了。他。部。下。見。他。如。此。也。不。知。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不。免。交。頭。接。耳。漸。不。安。寧。起。來。那。敵。軍。見。無。人。抵。拒。說。時。遲。那。時。快。不。消。幾。分。鐘。早。一。窩。風。衝。殺。上。來。趙。壯。文。的。部。下。見。長。官。并。無。表。見。誰。還。能。出。主。意。雖。有。幾。人。發。了。一。二。槍。迎。拒。的。可。是。大。勢。已。去。險。要。俱。失。頓。時。間。紛。紛。騷。動。祇。得。四。向。奔。散。退。逃。去。了。

原。來。趙。壯。文。打。算。下。的。計。較。却。也。出。人。意。料。之。外。呢。他。想。交。鋒。一。敗。性。命。自。是。難。保。設。或。臨。陣。脫。逃。拿。住。

也。須。明。正。典。刑。就。是。倖。漏。法。網。那。好。好。一。個。排。長。的。祿。位。豈。不。是。生。生。斷。送。定。了。如。此。看。來。錦。繡。的。前。程。和。可。貴。的。生。命。一。旦。付。之。東。流。如。何。忍。得。這。個。念。頭。足。足。盤。算。了。二。天。二。夜。竟。被。他。盤。算。出。一。條。絕。處。逢。生。之。計。這。計。是。拼。着。一。時。吃。苦。準。備。束。手。被。擒。作。敵。軍。的。俘。虜。在。文。明。國。戰。爭。公。理。上。（著。者。按。凡。是。諸。名。詞。格。不。相。入。而。聯。用。爲。一。句。大。是。奇。談。願。野。心。家。酷。嗜。戰。爭。輒。蒙。文。明。公。理。之。假。面。具。者。比。比。然。矣。）只。要。消。滅。對。方。的。戰。鬥。力。不。能。抵。敵。決。沒。有。妄。僂。人。命。的。俘。虜。的。待。遇。雖。酷。性。命。可。是。保。全。的。了。待。到。戰。事。過。去。雙。方。交。換。俘。虜。這。時。豈。不。是。羈。脫。歸。來。依。然。可。幹。排。長。之。職。性。命。祿。位。兩。無。所。損。嗎。列。位。請。瞧。趙。

壯文的計較多麼乖巧。只是軍人的名譽。却給他喪失盡了。俗語道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趙壯文居然如願以償。作了敵軍的俘虜了。

俘虜的待遇。不消說得是嚴酷極了。剝去了身上的制服。替你易上一套囚犯服裝。跟着軍隊跑東奔西。還須替他等擔荷糧食軍需之品。每日行動。都有兵丁肩荷快槍。手執皮鞭。壓解着。一不如意。那鞭子便和雨點般飛集到你肉體上來。至於食宿兩項。當然不問可知。比那狗彘也都不如。趙壯文到此地步。悔之已。是無及。有時皮鞭着在身上。那兵丁還露出一種譏蔑的神情來。羞辱他。久而久之。他肉體上的苦楚。倒也不覺着了。只是神明內。認想堂堂一個軍人。

俘虜

只因一念之差。以至淪落到此生不如死。倒覺泰然。假使當時能把生死利祿關頭。參透了。拼個疆場戰死。馬革裹屍。到後來。青史標揚。國民贊嘆。這人格是何等的高尚。這聲名是何等的洋溢呢。到如今。只得欲死不由你死。求生倍覺難堪咧。

且說敵軍既佔了柳葉村。打探明白。知是近方險要。已得四出搜索一下。隨即撲向桃花村去。那桃花村。非是固守之地。當然不攻而下了。這日。正是敵軍佔領桃花村的那一晚。趙壯文肩荷軍實。跟隨在一個小兵後面。一步步的行着。看看已進了桃花村。只覺得滿目荒涼。一派淒楚的境狀。稍稍有些積蓄的人家。早已聞風逃避一空。那小兵率着趙壯文。一路行

來。拿皮鞭子。一下。一下。將空氣抽得。呼呼。價響。有幾鞭。中在趙壯文身上。綻出一條條的紫血泡來。那小兵見了。呵呵的笑。一陣帶喘着。說道。我是化驗專家。能試驗你的血質。我如今知道你的血是紫而帶黑色。而且是冰涼而不流動的。必須我鞭策一下。才能使你的血汁稍稍流動。連帶你的行動。也能加些速度。咧。一路如此說着。好似鋒利無比的針芒。刺在趙壯文心。房。上。比那肉體的痛苦。還覺難受。萬倍。

此時天色漸已黑暗。有時打從樹葉縫中。閃出些灰色的天光。趙壯文見了。心想。這般天色。慘淡。沉寂。彷彿和死人的面色。差不多呢。想着。好似自己頂上。已有死神盤旋着了。此時斜刺裏。忽然衝出一隻狗子。

一對飢餓的眼光。骨落落的。注定了小兵。張開了口。露出幾粒尖牙。狂吠一聲。跳到小兵跟前。舞牙利爪。只覓厮鬥。小兵初時嚇了一跳。定睛瞧時。見是一隻狗。那把他放在心頭。拔出腰間的手槍。順手一扳機鈕。一顆鋒利無情的子彈。早刷的一聲。鑽入狗腹。那狗子四足一陣伸縮。不上一刻。寂然不動了。趙壯文在後看得親切。不覺倒抽了口冷氣。心想。看不出這前兒。與我爭鬥的狗子。他倒能極力拒敵。不惜性命。咧。小兵四下找宿頭。恰巧覓到趙二娘家。二娘和小禿子。只因沒得積貯。尙死守着這間小屋子。逃不起身。二口子已是兩日不得粒食。直餓得眼花撩亂。神志昏瞶。這時忽見有個敵兵。推門進來。避之不及。只得

苦着臉哀求饒命。小兵見是一個三十上下的婦人。雖是面帶菜色。却也略具幾分姿色。不覺嘻皮笑臉的道。姐兒。慌什麼。你太爺還得照顧你呢。說着。伸出蒲扇大的手爪。蒼鷹抓小鷄般。將二娘一把提到跟前。眯着一雙鼠目。上下儘瞧。二娘見不是頭路。才殺豬般。喊起救命來。這時小禿子見他娘被欺負了。倒有幾分血性。抓起一根門門。倒把着撞來。小兵見他等抵抗不覺大怒。罵聲好不識擡舉的賤蹄子。小忘八羔子。敢呢。罵聲未畢。已抽出手槍。和適才斃狗一般。早又結果了二條性命。

其時的趙壯文見小兵闖進他家。已知兇多吉少。自己蹲在門旁。昏昏然辨不出心中是什麼味兒。及至

俘虜

聽得妻子喊聲。和小兵罵聲。方才如夢始醒。一股熱氣直自脚跟。衝上頂門。倏的站起身來。就手拾了塊拳石。如餓虎撲羊一般。向門內衝去。見室內白烟未散。小兵兀自向着兩具尸體。傻笑。趙壯文已撲近身來。小兵見他勇氣百倍。不似先時低頭可憐的樣子。知是忍捺不住。必來尋仇的了。自古道。先下手為強。好在手槍尙未藏起。順手給他一彈。這一彈恰中趙壯文的前胸。身體向後直晃。可是心下尙是明白。齧緊牙關。發身上前。將手中石塊。向小兵腦袋上盡力蓋來。小兵不道他困獸猶鬪的閃避不及。一石塊已中在頂門上。只打得腦漿飛濺。面目模糊。霎時間斷了氣。趙壯文胸前創孔。凝忍不住。也迸裂開來。一倒

一一

頭已趕着他所親所仇同向死路上去。結這盤冤帳了。

這件故事的結束。在戰事終了之後。老村長劫後歸來。將趙壯文等四具尸體。掘個土坑掩埋了。當他收拾趙壯文尸體的時候。好生詫異。因當時見趙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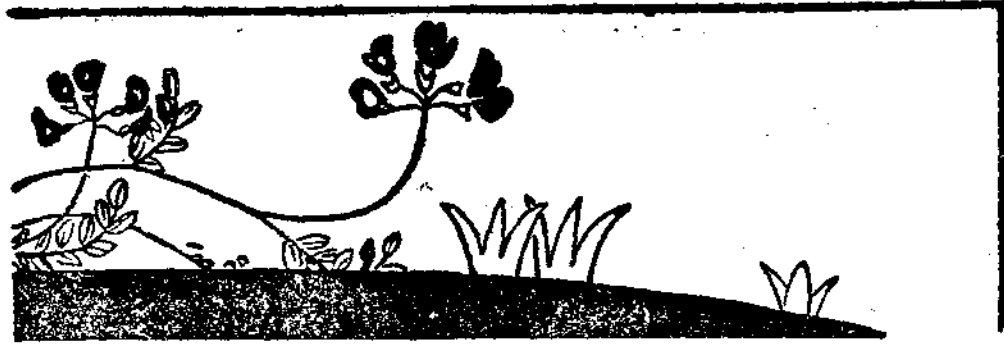
穿的是威嚴燦爛的軍服。不知何故。竟換上套囚服。死在這裏呢。

外史氏道。趙壯文一世的事業。做俘虜告了。結果如今軍人中有趙壯文的同志嗎。你瞧他正在泥土中。探出頭來。招呼你和他作伴去呢。

詠時妝女郎

詹振先

小家碧玉試新妝。掃得青絲一色光。鬢影花香憑看取。月形壓髮半灣長。幾回倦倚碧欄干。露出清輝玉臂寒。仙袂風飄何太短。金箍手鏡耐人看。雲想衣裳別樣工。時妝不與古妝同。競言褲裏乾坤大。現得絲光襪粉紅。六寸膚圓古有之。自由解放至今遲。蓮船盈尺天然好。鞋子花邊樣入時。



花生日與人生日之比較

花生日與人生日之比較

穎川秋水

民國以後萬事都無進步。獨做生日者則興高采烈。日增月盛。蓋軍人政客。倡之於前。市僧富翁。踵之於後。吾知不及十年。必有貓生日。狗生日之舉。現矣。猗歟盛哉。然試與百花生日兩相比較。遜色多矣。諸君不信。請兩舉之。

慶祝花生日者。多騷壇韻士。繡閣佳人。慶祝人生日者。多風塵俗吏。市井閒人一雅一俗。其不及者一。

慶祝花生日者。不過美酒三杯。清茶一盞。慶祝人生日者。則必酒氣薰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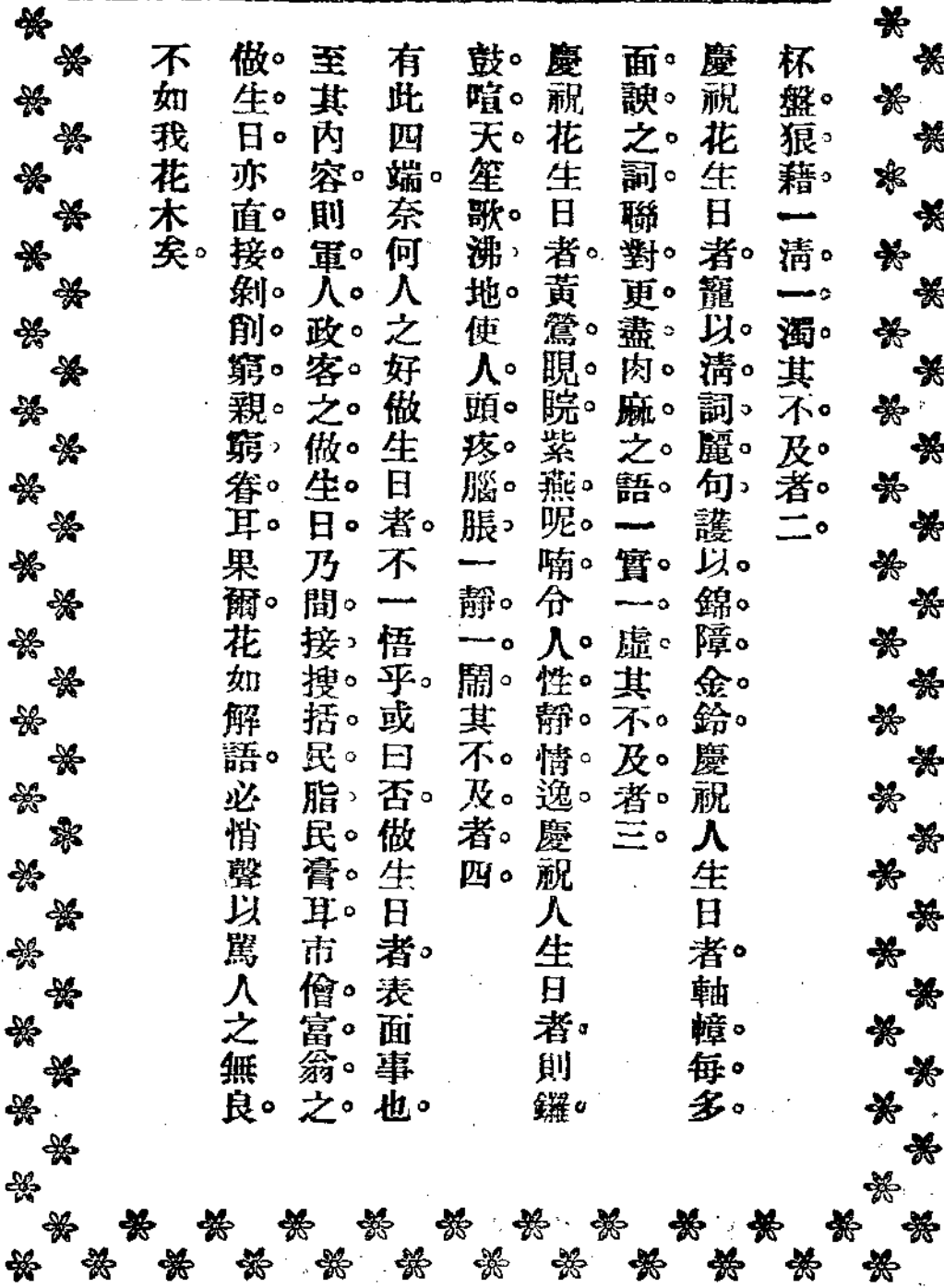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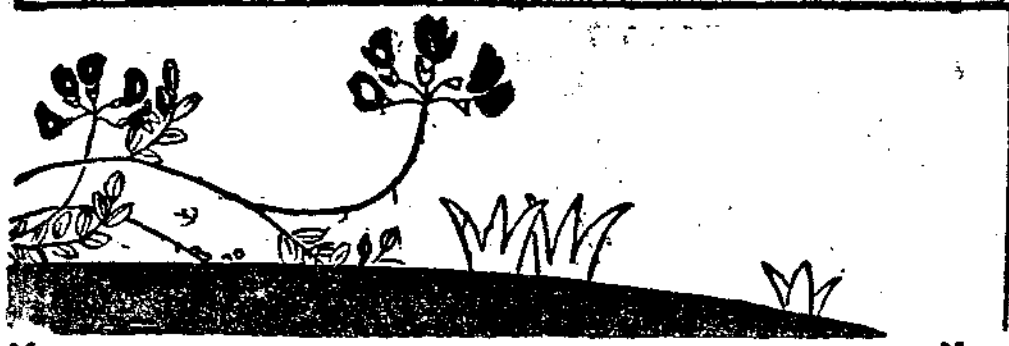
花生日與人生日之比較

杯盤狼藉。一清一濁。其不及者二。

慶祝花生日者。寵以清詞麗句。護以錦障金鈴。慶祝人生日者。軸幃每多面諛之詞。聯對更盡肉麻之語。一實一虛。其不及者三。

慶祝花生日者。黃鸞睨腕。紫燕呢喃。令人性靜情逸。慶祝人生日者。則鑼鼓喧天。笙歌沸地。使人頭疼腦脹。一靜一鬧。其不及者四。

有此四端。奈何人之好做生日者。不一悟乎。或曰否。做生日者。表面事也。至其內容。則軍人政客之做生日。乃間接搜括民脂。民膏。耳市儈富翁之做生日。亦直接剝削窮親窮眷。耳果爾。花如解語。必悄聲以罵人之無良。不如我花木矣。





評瘋人日記

程·瞻·廬

評瘋人日記

去歲偶從冷攤上以數銅元購得日記一冊可三四千言不知誰氏手筆。卷首數頁已脫落無從知記者姓氏。楷注尚工整以爲內容當有可觀。塵事碌碌卒未一讀。某日偕朱君夢梅同車赴滬因納日記於行篋供途中消遣之用。俄焉汽笛鳴。飄輪動。余出日記與夢梅同讀之。相與拊掌。又相與嗟歎。按日記中語出於一學校青年。文筆不甚妥貼。別字亦多。時時雜以歪詩。其人蓋有神經病者。而其致病之由則以單戀二字爲導線。青年不努力於學術而輾轉反側於情欲之途。雖欲不瘋得乎。此余與夢梅所以始而拊掌。終而嗟歎也。因就日記中摘出數則加以評語。惟人名則以方框代之。其他悉仍其舊。俾意志薄弱之青年知所警惕。而不自陷於廢障云爾。

三月初十日晨起。到雙鳳樓吃茗。吐血又發。共吐有七八口之多。胸襟更悶也。行至半途。覺甚無力。遂到怡芳吃茶。血又吐一口。九時歸家。拿銀元六角。出行至飲馬橋。叫藤轎一頂。坐到吉由巷馬小呆家看病。據云須靜而作樂。

竊甚以爲奇怪。（評曰此語大有瘋氣醫者之言蓋囑彼心勿妄動而已何奇怪之有）出行至雅聚茶社吃茶買梨膏糖六塊有一人在我後惹吾動氣且敲木魚余聞之不勝惻然心動（評曰無端惹氣又無端惻然心動瘋人心理之不可測也如是）夜聞犬吠聲心甚驚惶眠不安枕

三月十一日晨八時起身到門前又癡了（評曰自知爲癡奇極玩又癡了三字可見癡非一次矣）吟曰蹉跎數載到今朝閑倚柴扉豈自料雁字一行飛秋日珠淚數點落小橋（評曰不叶韻不調平仄春日吟詩而有雁字一行飛秋日之語非惟腦筋紊亂抑且春秋顛倒可發一笑）當此春光明媚景致絕佳斷不可放僻邪侈奸盜邪淫古儒云大儒成大孝亦當成大節聊以自戒耳（評曰忽插入自勉語大奇大奇癡人胸中亦有清醒之時惜不能久耳）

三月十七日晨起天稍涼身良倦在庭中見拂鼻春蘭縹緲含秀怡怡如也（評曰語在可解不可解間）午後吾妾來舍（評曰吾妾云云當係瘋人理想中之吾妾或其人與彼同居或係同居人家之親戚皆未可知）遂默念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之兩句不禁心滿意足（評曰此語突兀非瘋人不能道）當時身穿蜜色絨頭繩小褂墨綠線呢的一裏圓足穿雙線襪頭帶紫薇緞帽不亦悅乎（評曰同居

人家女郎之裝束。偏要如此細寫。又以不亦悅乎四字作結。均係入魔之筆。余大唱拿高登收姜維等劇。吾妾吾妾。你知道我多才乎哉。（評曰：瘋顛漢尙賣弄多才耶。）

三月二十日晨。到怡芳吃茶。未幾□□來。余同他所說的糊裏糊塗。又是胡言亂語。吾想吾是病了。足足五年。再不可蹉跎自誤了。不可悖理。不可逆倫。不可造謠言。須規規矩矩爲要。（評曰：暗室中忽有一隙之明。此是良心作用。）午後。我與二哥往衰繡坊。望□□。見□小姐怨愁滿顏。所穿元色呢夾襖已破。（評曰：于你甚事。）所立之地位。與我成一直線。竊欲回頭一看。無奈二哥在側。心想不知道何日與彼再逢。此等妖怪。我被他精死。願矣哉。（評曰：纔云規規矩矩。忽又起此妄念。可歎。可歎。）

三月二十一日晨。赴怡芳啜茗。十點鐘往道前街書場。見開店之妻。默坐在東首縫衣裳。（評曰：于你甚事。）倒也生得靜幽雅暢。（評曰：此四字如何黏合。）好像替我有些孽緣呢。（評曰：瘋人語。）吟曰：西風漸暖。立夏。携手相將到雅仙。蓬萊因果向誰證。孽緣情癡由漸來。（評曰：噴飯。）

三月二十四日晨。到怡芳吃茶。從前附屬小學之體操教員亦來。大約亦賦閑在家。然其境當勝于我。而我之境况。有如楚歌四逼。病又加深。事未謀得。擔憂不淺。（評曰：此數語。愁窮。歎苦。尙係人情之常。）幸來一

評瘋人日記

四

年十六七之小娘子（評曰此一轉又入魔境）進室背余而坐脚穿黑布鞋子雙弓頗端正（評曰讀此數語想見其目光如炬向人袴管邊注射也）身穿洋布夾褂元色大花頭緞馬甲墨綠紫薇緞袴（評曰誰要你記此細帳）於我洗心滌慮上大有功效（評曰匪夷所思魔之又魔）大餐檯上供花二盆惜余不識其爲何花也

三月二十五日晨已倒過馬桶洗面吃點心（評曰不倫不類拉雜書之令人捧腹）拿褥子攤在竹榻上覺得數日之間多走了路四肢無力兩目少神遂於榻上沈思久之發明秘密談情秘密訂盟兩種遊戲（評曰瘋人新發明之兩種遊戲不知作何狀以意度之不過喃喃自語而已）又在榻上吃除癩符化灰水一杯（評曰病根已深尙思乞靈於符籙耶）此是母親強迫我吃的好難吃也

三月二十八日午後臥牀養病片刻總覺孤居冷靜徐步到元妙觀內雅聚喝茶見欄前涼棚已搭坐觀往來之少婦其中有互相嬉戲者有故作媚態者要以露台上所遇之穿棋子塊布衫之一人爲最中我意而吾之意中人卽斯人歟（評曰念念不忘癡極饑極）日暮到師範學校一遊見堂中教員及同學均是挺胸突肚耀武揚威豈知吾病入膏肓以致如此否則吾今來校汝等正將對吾六鞠躬矣（評曰設想甚奇

不可思議。歸家吐血三十餘口。母親向我哭。我向母親笑。（評曰：哭是真哭，笑是癡笑。）

平者曰：尙有四月份日記十餘則。大半不可索解。想在病榻中所書。以其過於誕謾。故不復評。

趣友

瓶齋

龐獨笑近主益蘇報筆政。所著文字。不加思索。下筆數千言。頃刻立就。善飲喜劇。談每於酒酣耳熱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竭。至得意處。則拍案狂呼。而口沫濺人。飄拂如雨。而君不自覺也。好作平康遊。舉止極豪。以故吳下名姝。無不知龐某其人者。醇酒婦人。如君亦足豪已。

吳雙熱滑稽多趣。所作小說。皆永雋有味。蹙一足。不良於行。不于過市。人莫不知其爲雙熱也。近喜演新劇。劇員皆一時俊彥。凡遇災賑義舉。則一爲之。而君則主其事。一切佈置。出自君手。無不入妙。君偶登場。則掌聲四起。凡一言一動。均足令人絕倒。聞將以演劇餘資。設一習藝所。以惠貧民。則其熱忱。尤足風焉。

滑稽獨幕劇 門外與門內

蔣恨呆

(父) 蓬蓬蓬……開門。

(子) 是那個。

(父) 是我。

(子) 你是那個。

(父) 蓬蓬蓬……是我。

(子) 到底我末是那個呢。

(父) 你是那個我又不曾看見。

(子) 半夜三更誰來同你麻纏。不開不開。

(父) 怒、蓬蓬蓬……快開門。是你的爺。

(子) 放屁。那一個忘八來討人家便宜。

(父) 我不是你的爺麼。

(子) 放你媽的臭屁。還敢討便宜。

(父) 畜生。連爺都不曉得麼。快些開。

(子) 大怒。急開門。揮拳欲毆。

(父) 怒目逕入。

(子) 哦……原來真格是爺。

我之自訟

嚴獨鶴

我在紅雜誌第二卷二十九期上。做了一篇『春燈舊影』的小說。內中却落了一個很大而很顯明的漏洞。刊出以後。承閱者諸君來函。都說我這篇小說的情節和結構。還可以看得。不過有了這個漏洞。未免是一大缺點。似這般殷殷指教。是我所極感佩的。不過我向來做小說。雖不敢說是細到。却也不致於粗心浮氣。出大毛病。這一回發生漏洞。實在也有個致誤的原因。如今且明白地說出來。算是自訟罷。

(一) 漏洞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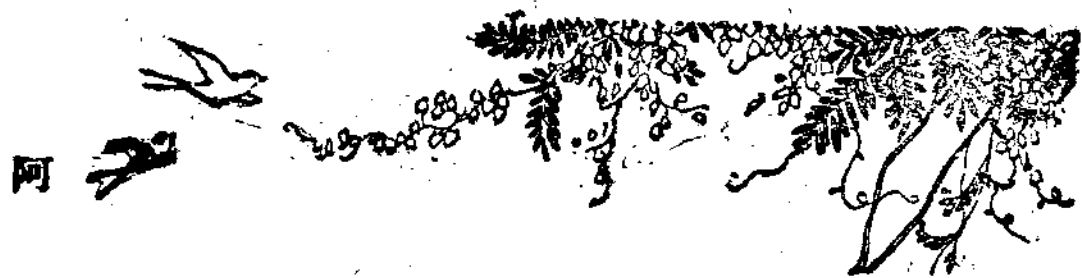
本篇第七頁末行說「毓良的母親死了。等到服滿之後……」接着第八頁第三行就說「他稟明了母親……」第九頁第六行又說「想起了老母。」就先後的情節說起來。簡直是自相矛盾。

(二) 改正之必要

本雜誌第二卷第三十期上。曾經聲明。說是「稟明了母親」一句。『稟明』兩字。改作『安葬。』(見編輯瑣話)但是這樣改法。依舊不妥。須要將「稟明母親」和「想起老母」兩語一齊刪去。纔算沒有疵累。

(三)錯誤的原因

做長篇小說。一個不小心。就容易出漏洞。至於短篇小說。前後相離不過數十字中。會有這樣絕大的錯誤。我自問無論如何。不致如此疏忽。這錯誤的原因。是我這篇小說的原本。的確沒有說毓良的母親死。等到稿子做完了。已經發排了。忽然一想。若說毓良和婉貞別後。便不通音訊。似乎於理欠圓。那麼不如說婉貞有信而毓良未曾接到。較為妥貼。因為要使毓良接不到婉貞的信。便不得不說毓良棄家遠遊。因為要說毓良棄家遠遊。又不得不說他母親是已經死了。否則奉着一個老母。離鄉背井。到處遊幕。又似乎有些不合情理。我想定了這個主意。所以從排字房中。重新將稿子取回來。補上「毓良母親死了」幾句。却是一時忙迫。未將全稿細細看過。(一半也因後來這兩句。並非緊要關目。不過是隨手敘述。所以稿成之後。也就忘記了。)等到此稿排出。又值陰曆年底。我已經不到局。自己未曾校過一遍。直到印好。方纔看見。却已來不及改了。不料偏偏就出了岔子。所以我因此也得了兩個教訓。就是(一)小說當於未屬稿之前。將全篇結構。斟酌盡善。事後改動。究非所宜。(二)小說稿完成之後。務須自始至終。再細看一遍。最好排出之後。自校一次。究竟毛病可以減少些。想閱者諸君。也以爲然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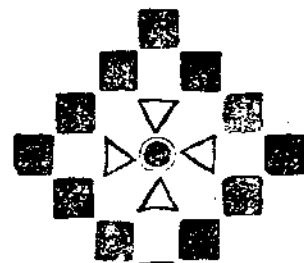


阿

寶

阿寶到山上去拾些樹枝。可以賣這麼四五十文。有時還去幫着人家做做雜差。一天也不過幾十文罷。每天有一個賣魚婆。往往到他們一帶來的。此人年近四十。很會說話。丈夫也是賣魚的。現在死了。伊自己說。此刻是一人獨身度日的。這婦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常常到阿寶家裏來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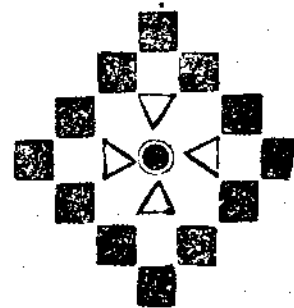
▽四△



阿寶

宿了。來的時候。一定有糖果等東西帶給阿寶。雄兒吃的。伊勸父親說何不將阿寶賣去。父親以為小孩子太可憐。不去聽伊。後來說了好久。父親也肯了。阿寶是一些也不曉得詳情。有一日。父親帶了阿寶。乘火車到胡莊。再從胡莊乘小車到石家。開父親居然很難得的住起旅館來了。時候已經日暮。夜飯後。父親不知往那裏去了。

徐卓呆



阿寶要想睡咧。正打算上床。父親回來了。說道。阿寶。那邊的老伯伯。有事情要托你。快些去一趟罷。阿寶就穿穿好衣服。跟在父親後面。父親在田野中穿來穿去。到了一家種田人家。那家的一個老頭兒。正在烤火。父親對他說。方纔所說的女孩子。帶來了。說罷。又對阿寶說。這老伯伯有話要向你說咧。於是那家的主婦從厨下出來。對阿寶瞧了一眼。說道。不過年紀小。太可憐了。……老頭兒接着說。天很冷。快來烤火罷。阿寶想有事情要我。何不做完了再來烤火呢。所以就對主婦道。做些什麼事情。主婦說。不用急。你且坐着煖一下再說。……阿寶一聽。只得坐下來烘火。只見旁邊有許多炒蠶豆在那裏。主婦便拏

一把給阿寶。阿寶記得在金家鎮時。母親正在生病。自己與雄兒。在母親床上爭奪炒蠶豆。一不留心。在母親腹上踏了一腳。母親痛得哭出來。阿寶真再也沒有那時節那麼担心了。母親不要因此就死麼。阿寶垂着淚將母親腹上撫摸。雄兒見了。也哭泣不止。此刻阿寶想起往事。又憶念母親了。父親此時在火旁喝酒。阿寶吃吃豆。漸漸睡着了。主婦抱伊去睡時。伊忽然醒來。主婦看看四邊。對伊說道。我與你一起去睡罷。阿寶見父親已不在那裏。喝酒。不知那裏去了。連影蹤也沒有。阿寶頓時胆戰小起來。哭道。父親呢。父親呢。主婦說。父親明天來接你。你今夜好好睡罷。阿寶一面哭。一面由主婦抱着睡去。明天。阿寶很早

的醒來。只是等候父親來接。那知父親總也不來。阿寶等不及。自己要出去了。主婦急忙過來。問伊到那裏去。阿寶說到父親那邊去……但是阿寶也不曉得父親在那裏。昨夜借宿的那旅館。又不記得從那一條路走的了。那老頭子也趕來道。你且慢待我吃了朝飯。去尋你父親來啊。阿寶聽着。又回了進來。與他們一家人一同吃朝飯。一回兒老頭兒出去了。到將近正午。方始從外面回來。但是並不見與盼望着的父親同來。阿寶問道。父親呢。老頭兒答道。父親麼。不錯。我四面的尋着。竟不曉得你父親在那裏。阿寶一聽。突然悲得哭起來了。老頭兒勸伊道。父親既是沒有了。你也可以不必再想他。好好在此罷。阿寶儘

阿寶

管哭泣。到伊哭停後。老頭兒方始說道。實在是你父親把你留在此地看守小兒的。言明三年工夫。父親拵了三十五元。將你賣掉了。他自己已赴赤松鎮去。所以你必须留在此地看守小兒三年。阿寶方始曉得詳情。怎麼不驚呢。要想逃。也逃不了咧。父親所去的赤松鎮。也不明白在什麼地方。阿寶又想起雄兒來。現在他獨自一人。不知怎麼淒涼着咧。阿寶看守小兒的地方。不是這一家農家。這一家農家。不過是介紹罷了。是在村上小學校門前的一家雜貨店中。雜貨店裏的老太太。每天織着布。他家的媳婦。前幾天生了一個孩子。阿寶是來看守這孩子的。阿寶自己還只有八歲。自然苦極了。看守主人的小兒。比看

三

守自己的弟弟更苦啊。到小兒一哭。阿寶也只得一起哭了。有一天正在下雨。那媳婦對那老太太說道。方纔一個禿頂的人。手裏提着一個酒瓶。立在我家門前。一見我出去。便將酒瓶藏在衣內。向我問路了。阿寶正在旁邊搖那搖籃。一聽此話。不知怎樣的很擔心起來。媳婦對阿寶臉上凝視着。想了一下。卽道。是啊……面孔很像你。不知是那裏來的。阿寶暗想。一定是父親。到阿寶趕到門外去看看。那裏有什麼父親的人影。只見路旁的楊柳。在細雨之中。宛如含着烟一般。阿寶每天掛念着父親與雄兒。在這裏度日。一回兒將要交新年。伊九歲了。有一天。老太太正替阿寶做新年衣服。突然伊父親趕來了。阿寶疑是

做夢咧。然而這並不是夢。父親在赤松鎮勞動了。積蓄了些錢。來贖阿寶回去咧。就對老太太說。立刻要帶伊去。於是阿寶穿着來的時候那件衣服——這是擎父親的衣服改了穿來的。——穿了一條新褲。由父親領去。到石家開的旅館中了。這旅館就是一年前阿寶住過的一家。父親領伊到一間沒有人的屋中。突然將阿寶抱着。淚如雨下。但是心裏很喜。阿寶也很喜。父親揩揩眼淚。說道。我把你小小年紀的人。去到人家看守小兒。却是苦了你了……現在特地替你做了新衣服。來接你了。說罷。父親打開包來。給伊看。果然可以替阿寶混身換得很新。父親便叫伊穿起來看。說時。替伊更換起來。很快樂的瞧着。阿

寶兒包袱內。還有一件很怪的紅衣服。便拿起來問父親道。這是什麼。父親笑着答道。這個麼。我從赤松鎮動身來接你時。中途在某處。恰巧那邊正在出大王會。缺少幾個小孩子扮抬閣。所以雄兒也湊下去。扮了一齣戲啊。阿寶聽了。很覺可笑。又想到雄兒不知扮得什麼樣子。於是很想見見他了。父親又說。雄兒留在楊郡。我們今夜在此宿了一夜。明天就要到楊郡去的。

▽五△

阿寶由父親帶着赴楊郡去了。一見雄兒。覺得長大得與一年前大不相同咧。那白河村的賣魚婆。還在。一起。一家四人。租了人家一間屋子住着。父親在赤

松鎮積着的錢。不久也用完了。繼母每天去幫人家養蠶。阿寶替人家看守小兒。抱了這一家的小孩子。到自己家裏來遊玩。父親又到白河村去。做了一下事情。拏了一點兒錢回來了。父親說把這錢做了資本。叫阿寶做做生意罷。父親就寫信給赤松鎮一個朋友。去弄些什麼山芋等物來。父親一一定了價錢。裝在一只籃中。叫阿寶拏出去賣。阿寶在市上各處走着。五角錢的資本。三四日內。變了一元。變了一元三角了。無論到那裏。生意都很不錯。婦女們往往聚過來。瞧着阿寶說。這小孩子很伶俐。但是父親將阿寶賣下來的錢。一齊喝掉了。這很好的生意。不能再做咧。不多幾天。父親說。石家開有事。又出去了。一去

之後。既無信息。又不寄一文錢來。繼母幫人家做做鞋子。好容易生活着。繼母很虐待阿寶。還是父親未赴石家開之前咧。真爲了一點兒事情。繼母大怒。將阿寶痛打。阿寶只是喊饒命。在一只破桌子的周圍。繞來繞去的逃。後來阿寶拖着那一只破桌子。把桌子都弄倒了。其時父親正回來咧。父親見他做生意最要緊的一只唯一的畫桌。把脚都弄斷。再在什麼地方去畫呢。因此大怒。也將阿寶痛打。到父親一出門。繼母更厲害了。弄得阿寶身上的傷痕不斷。雄兒也時常挨打。雄兒伸手問繼母要錢。繼母大怒。將他一把提起來。說要拋他到浜裏去。拏來嚇他。不料正在門前的浜邊這麼嚇他。一不小心。脫了手。雄兒又

跌入浜中去了。幸虧水不深。阿寶見了大驚。便跳下去要救他起來。因此阿寶撞在石上。眉間受了傷。竟致一時氣絕。但是繼母在高興的時候。伊躺在床上。還要講山海經給阿寶聽咧。母親講完了。便對伊說。你也講些給我聽聽啊。阿寶便把小朋友們那裏聽來的童話。也講給繼母聽。不過阿寶所曉得的童話。大半是繼母虐待小兒的事。阿寶就把這些東西講着。伊說。某處有一個小姑娘。父親出門去了。繼母叫小姑娘燒浴湯。浴湯一燒熱。繼母在浴缸上攔了一塊板。要叫小姑娘由板上走過去。板一斷。小姑娘跌入沸水中。就此死了。繼母將死尸埋在門口。於是父親回來了。忽然飛來一隻鸞。立在父親肩上。叫道。父

親真可愛。繼母真可惡……阿寶講到這裏。繼母就生氣了。說我不要聽咧。這成個什麼話呢。阿寶的父親出門以後。夜裏時常有可怪的男子來宿夜的。繼母先把阿寶睡好了。往往與這男子一起到小茶館裏去聽說書的。有一夜。母親與這男子出去時。把大門開了又關。阿寶被門聲一驚動。就此醒來。一時覺得非常害怕。後來實在忍不住。即忙趕到母親常去的那小茶館中去了。書場中甚爲熱鬧。人也很多。阿寶趕到裏頭。一時也尋不出母親在那裏。好容易找了半晌。方始見母親與一個男子坐在靠牆的桌旁。阿寶趕過去說道。母親我來了。母親很驚訝。但是也不說伊。那男子買了兩包花生米給阿寶。母親就說。

阿寶

你拿了這花生米。好好回去罷。阿寶走出茶館。行了數十步。覺得黑暗的路上。有小孩子哭着。聲音很像雄兒。阿寶極擔心。趕將過去。那小孩子正哭着叫姊姊。一看果然是雄兒。赤着腳走來的。阿寶想。我不應該留着他一人。叫他受驚。便到他旁邊。說雄兒別哭。雄兒更高聲哭道。姊姊別去。姊姊別去。阿寶道。我不到什麼地方去了。早些回去罷。阿寶攬了雄兒的手。領他回去。二人把花生米分來吃了。抱着睡咧。這繼母後來就與那男子不知逃到那裏去了。阿寶聽人家說。這男子是做木匠的。母親一去。阿寶與雄兒差不多兩天沒有好好的吃東西。父親得到了鄉鄰人家的信。方始慌忙從石家關趕回來。雄兒一見父親

七

的面。第一句就說肚子餓。父親急急把錢袋授與阿寶。叫伊到外面去買些什麼來吃。阿寶打開錢袋來看時。只有五個銅元。阿寶去買了些煨山芋來。三人一起吃着。還是這一天纔吃到的夜飯。第二天。雄兒一醒。就對阿寶道。姊姊。今天也不吃午飯麼。阿寶低聲對雄兒道。不許多說。阿寶想不要被隔着一重板的鄰家聽得了。豈不可恥。又見弟弟餓着。又很可憐。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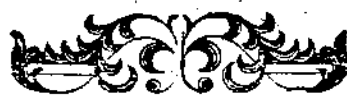
這一年的夏天。父親在楊郡站不住了。只好逃到南山去了。父親自己的火車錢倒還有。雄兒可以不必買票。阿寶一張半票的錢。實在沒有。只得叫阿寶拿

了一張月台票上車。阿寶也並不奇怪。一到車上。父親便將阿寶手裏的月台票取來。說父親替你收藏好了罷。過了某站。來了一個查票員。父親先把自己的票給他看。又對阿寶說。阿寶。你把票子拿出來啊。阿寶道。我方纔給了父親了啊。父親說道。我並沒有拿啊。阿寶只是說。我一定授給父親的。父親想了一下。又在坐身之下。包裹之中。身邊等。各處尋了一下。查票人也說。小孩子真不懂出進啊。火車一到南山。阿寶在父親後面。與雄兒携着手。從車上下來。正要出去時。那查票人過來。對父親說。請你這裏來。父親一時很慌。顏色也有些變了。但是故意裝得很鎮靜。對阿寶說。你們在此等着。我就回來的。說罷。跟着查

票人。到站長室去了。阿寶領着雄兒。只好立在那裏等候。夕陽西下。車站外的風。在樹上亂戰。阿寶只是擔心着票子的事。明明授給父親的。怎麼他說沒有呢。當真沒有票子。那怎麼辦呢……歇了一回。父親從站長室裏出來了。臉上很高興咧。阿寶問道。怎麼樣了。父親單單說去罷。去罷。父親在前領路。走得很快。阿寶雄兒跟在後面。離開了車站時。微微笑着說道。總算被我騙過來了。阿寶又說。父親。我當真把票

子交給你的啊。父親點點頭道。那我曉得……我從車窗中。將那票子拋去了。阿寶只覺得父親的舉動奇怪。並不明白爲什麼要如此。路上很熱。地面上又乾得塵埃飛揚。父親忽然立定了腳頭。獨語道。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眼睛中。一時光也消失了。突然天下雨了。雨勢很大。阿寶便將那用了四年的紅傘。張在雄兒頭上了。

(完)



屁之功用談

龐·憶·樓·

屁之爲物也。目視之而無色。手捫之而無形。或一鼓而作氣。或空谷面傳聲。高者

阿

寶

九



阿

寶

一〇

若。開。礮。低。者。若。吹。簫。及。其。放。也。婉。轉。悠。揚。嗚。咽。叱。咤。一。人。盡。瘁。而。鞠。躬。四。座。聞。聲。而。掩。鼻。黃。鼠。狼。因。之。得。名。老。土。地。爲。之。哂。逆。俗。諺。黃。鼠。狼。撒。臭。屁。氣。殺。老。土。地。某。局。長。之。放。狗。屁。足。以。懾。服。下。從。某。科。員。之。拍。馬。屁。可。以。爲。升。級。之。捷。徑。由。此。觀。之。其。功。用。實。大。矣。豈。得。漠。視。乎。屁。哉。屁。之。功。用。既。若。是。之。大。今。舉。其。功。用。列。于。后。

過。新。年。或。祭。神。時。將。連。珠。屁。放。數。個。可。代。鞭。炮。節。省。經。濟。

收。屁。入。瓶。以。清。水。和。白。糖。而。溶。屁。于。其。內。夏。時。飲。之。以。代。嘴。嚼。水。

拾。西。人。之。屁。而。效。法。之。可。以。促。進。文。明。

屁。內。含。有。臭。氣。甚。夥。可。驅。除。蚊。蠅。等。之。害。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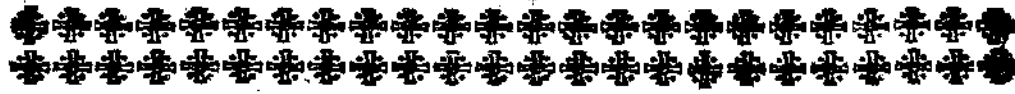
據。迷。信。家。言。每。放。一。屁。于。黃。紙。上。作。一。紅。點。至。滿。數。後。焚。化。之。卽。變。爲。冥。國。紙。幣。

一。律。通。用。

屁。爲。硫。黃。所。成。故。可。供。漂。白。及。消。毒。之。用。

厭。客。不。去。放。臭。屁。一。個。可。代。逐。客。令。





滑稽尺牘

胡寄塵

●甲子年陰曆新年之拜年信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恭維三羊開泰。適逢甲子之新年。一鼠當時。同慶中華之萬歲。禮雖多而人終不怪。何妨兩度拜年。人雖熟而禮不可無。故此一函通問。六十年一次。良會難逢。三千里兩人。寸心相印。願足下福與日而俱增。壽隨年而無盡。是則鄙人之所默禱者矣。專此恭賀年禧。即頌春安。

●寄友人乞花種

纔過新年。又是百花生日矣。弟家貧無以點綴。且亦雅不願以俗物點綴。惟庭前階下。四時靦蒔雜花。聊作我家之粧飾品也。聞足下愛花如命。佳種至多。際此分

滑稽尺牘



栽之日。擬向足下。乞取一二。足下幸毋笑我爲花丐。托盆如托鉢。主人勿揮我於園外。則幸甚矣。殘枝斷梗。一例當冷炙殘杯看。有則受之。不嫌其劣也。

●寄友人借衣

前日在兄處。見吾兄新製某衣。其肥瘦長短。恰與弟身材相稱。是不啻爲弟特製者。如此奇緣。千古少有。吾兄倘不借我一穿。未免辜負造化者暗中之支配矣。故特修函奉借。想吾兄見此一函。當無有不允之理。即乞檢付去手帶下。請以三日爲期。決不代藏諸長生庫中。吾兄只管放心可耳。此啓。

●寄友人謝約宴

昨日良宴。酒飯均飽。曷勝感謝。惟是鄙人青菜淡飯。習以爲常。一旦飽飫鮮肥。頓使我口胃失常。從此青菜淡飯。不能自適。吾所希望於吾兄者。每月錫我良宴一次。以慰饞吻。如每星期能有一次。則尤佳耳。總之。吾兄既開其端。有過第一次。不得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無窮次也。專此道謝。並盼望下次之邀約。



新聞紙上之兩個譚話

容齋

▲一是電話中之談話

▲一是車夫口中之談話

天津大晚報載有少婦與德律風司機者之談話一則。頗堪發噱。因亟譯之以博閱者一粲。

少婦按鈴曰。請君爲僕接線。與吾夫一談。

司機者詢曰。夫人見恕。請以若夫之

新聞紙上之兩個譚話



原來是他

繆賊菌

王仲僂現在是春風得意。一個窮措大。忽然做了面團團的富家翁。嗚嗚嗚。汽車停在中央公園門外。這時候正是陰曆燈節的時候。王仲僂穿了一件鐵機摹本面的西狐嵌皮袍。玄色直貢呢的馬褂。外面加了一件獺絨領袖的大衣。攙着一個花園錦簇的新嫁娘。下了汽車。進了公園。到各處遊玩。那新嫁娘固然是衣服麗都。那金剛鑽的戒指。金剛鑽的手鐲。光采耀目。在這只敬衣冠不敬人的社會上。誰也不嘖嘖豔羨。

兩個人隨意逛了幾處。到了一個亭子上。泡了一壺香茗。深談款款。

原來是他

一

新聞紙上之兩個諷話

數目見告。

少婦厲聲曰。蠢物！該死！爾思儂夫有幾乎。

漢口午報云。有客自保定歸者。述曹三趣事一則。頗堪玩味。亟錄之如下。去年某日。曹三頂粗草帽。穿大布衣。不帶跟隨。在保定大街雇車往光園。車夫云。此地軍警森嚴。不願拖往。曹諱以覓友爲詞。途中互相問答。車夫云。曹三倒好。他的兄弟們不是東西。現在直隸的錢。都被他曹家賺完了。近來又想幹總統。弄到天下四分

原來是他

二

隨意飲茶。仲僊眼光一瞥。看見一個神氣酷似鹹肉莊上的女人。那面龐兒十分面善。但是一時塞住了靈機。倒有些想不起來。正凝神的時候。新娘鶯聲嚶嚶的問道。仲僊。你想什麼。王仲僊用手一指。向那走過去的女人。正要告訴他的夫人。那女人掉過臉來。也向着他夫婦倆凝神。仲僊偶然一觸。看見那女人右耳之前一個黑痣。不覺點頭太息。暗暗的說道。原來是他。

新娘一看仲僊的神氣。心裏更有些疑惑。無論什麼新式舊式的女人。他的那一團醋意。掉一句文。要算是「天命之謂性」。看見丈夫對於自己以外的陰性。稍一注意。總是疑團頓起。無論怎樣總要鞠出口供。連忙催着仲僊問道。是什麼一回事。仲僊歎一口氣。說道。適纔走的這個女人。好好的。一個絕頂聰明世家的女子。女學校的高材生。現在墮落到這般地位。可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五裂。中央無主云云。」曹唯唯。抵光園。車夫見兩旁丘八。托槍致敬。大駭。昏倒在地。曹三回顧。已人事不省。因命衛兵扶救。並給醫洋十元。半晌始甦。但神經過受激刺。猶連呼「我沒說甚麼」不止云。

垂楊談薈

巽觀

阮文達在某邸席上。遇了了上人。了了曰。日來酬應忙甚。文達笑曰。和尚何不返俗。了了默然。方外中欲求一

垂楊談薈

新娘道。你怎麼知道他的根底。左右坐着沒事。何不細細說給我聽聽呢。仲僊道。公園裏少一個說書先生。我就來做一個柳敬亭的徒弟。單來說給你罷。新娘道。你不必學說書先生。先說絮話。言歸正傳罷。王仲僊道。我在那十七八歲的時候。在美華學校讀書。美華學校。另有女院。這個女人姓談名自由。品貌又好。學問又出衆。男校的學生。羨慕他的人很多。血氣未定的人。自然是把他當着天神看待。顛倒衆生。誰還研究他的性情品格。後來有什麼結果。個個想吃這塊天鵝肉呢。新娘笑道。王仲僊想必也是想吃天鵝肉的一個人了。仲僊笑道。豈敢不敢當。我那時忘却了自己家貧如洗。以爲我在同學中每次考列第一。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格外的羨慕他。有一天竟冒昧向他求婚。自以爲是十拿九穩。必然得到他的允許。那知竟受了他的拒絕。新娘笑道。你不曾照照自己面孔。除了我

原來是他

三

垂楊談蒼

高超者。誠不可得。鄉村廟宇。碌碌於
寡化。名山大刹。亟亟於酬應。六根不
淨。四大焉空。高宗時有請沙淘僧徒
者。高宗特賦詩云。頽波日下豈能迴。
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從古。
留資畫景與詩材。
寄禪上人。自號八指頭陀。法名敬安。
白梅花詩三十首。清超非食烟火人
所能作。曾輯入清百家詩選中。拙輯
寒衲百家選集中。亦轉錄之。鄭蘇戡
氏所謂雄據天童勝以詩作佛事者
也。

原來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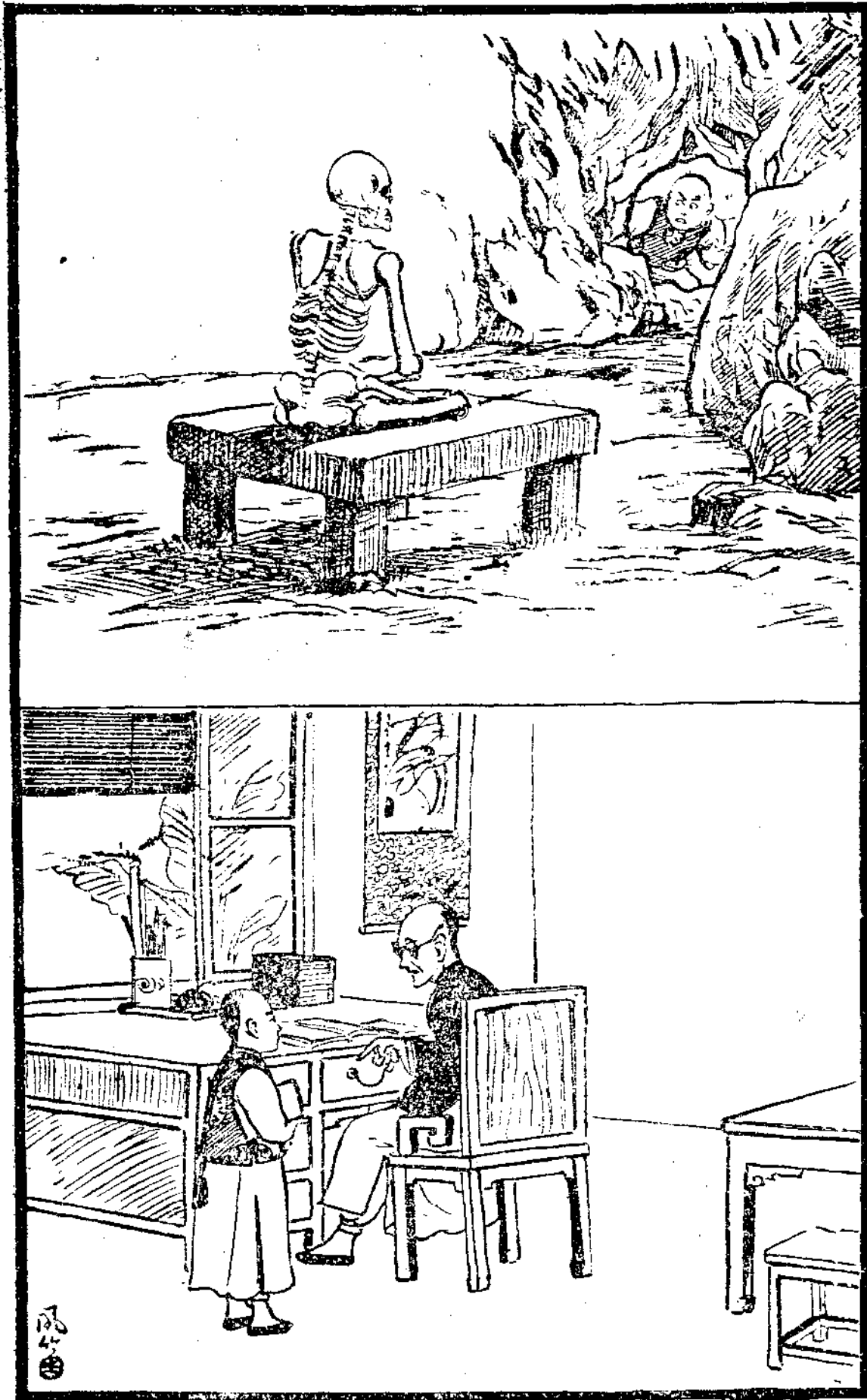
四

這個醜人誰肯嫁給你呢。仲僊接着說道。我受了這個打擊。幾乎氣
瘋了。不曾有多時。他竟和一個洋行買辦的兒子。結了婚。不到一年。
雙方又在報紙上宣告離婚了。後來聽見說已結婚離婚三四次。現
在這個情形。已做了暗娼。唉。好好一個聰明女子。只因爲抱了一個
拜金主義。所以弄到這般地位。這也算我的僥倖。如果我的父親早
一年經商得意。我向他求婚的時候。他必然允許。我就做了洋行買
辦兒子的替身了。怎得有現在。我和你這一段美滿姻緣呢。新娘笑
道。你從前既那樣羨慕他。現在陌路相逢。若不相識。未免太薄情了。
兩人正在說說笑笑的時候。公園裏已經電燈亮火。仲僊道。我們到
東方飯店去罷。給了茶錢。携着手。正出門登車。那右耳前有痣的女
人。同了一個形似小開的男子。談談笑笑。也走出門來。仲僊也不願
意看那樣。就叫汽車夫趕快開車走了。

第三十一回 入深山童子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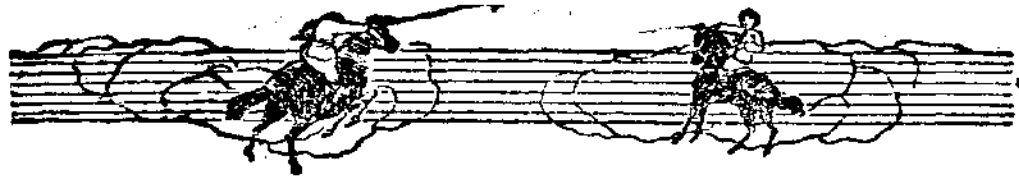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回 窺石穴祖師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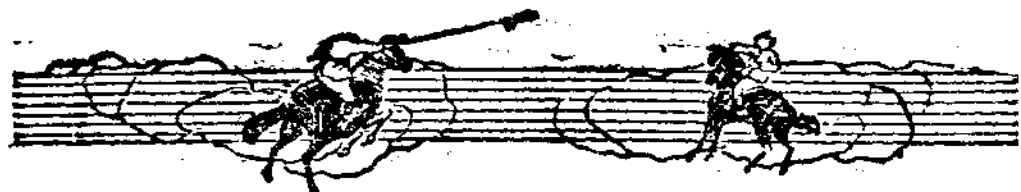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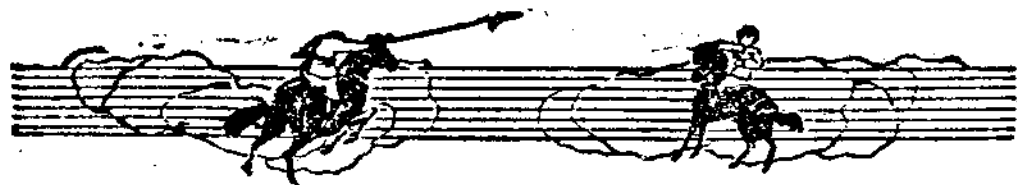
以看不清裏面。后成正想走近那岩跟前去看個停當。湊巧那輪紅日。一步一步的昇上。恰在這時候。陽光與岩口成一平行線。陽光遂射進縫口去了。頓時照得岩裏通明澈透。后成趁着陽光朝裏看時。祇見一張四方的石桌上。端坐着一具骷髏白骨。渾身沒一些兒皮肉。后成不覺吃了一驚。再舉眼看時。日輪又移上了些兒。祇看得見石桌。石桌上的骷髏。便已看不見了。一瞬間。連石桌都不能見了。裏面仍是黑洞洞的。回復了沒有陽光以前原狀。后成方在驚疑的時候。忽聽得後面有人笑問道。瞧見了甚麼。立在這裏發癡。后成轉身看時。原來是師傅來了。遂將所見情形。說給方振藻聽。問石岩中骷髏是甚麼人。方振藻笑道。你要問這骷髏麼。這骷髏便是你祖師的法身。你是不能褻瀆他的。快跟我回去罷。我。今。天。有。事。要。五。百。兩。銀。子。應。急。我。又。不。願。到。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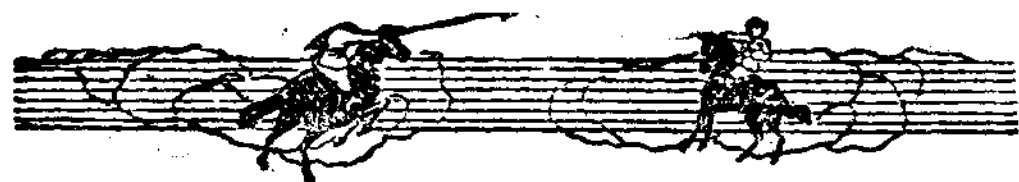
家。去。拿。我。知。道。你。叔。叔。很。有。錢。你。去。給。我。借。五。百。兩。銀。子。來。罷。后。成。一。聽。這。話。比。昨。夜。遇。見。大。蟲。時。還。要。嚇。得。厲。害。暗。想。我。叔。叔。儘。管。有。錢。我。一。個。小。孩。子。吃。他。的。穿。他。的。無。緣。無。故。要。這。們。多。銀。子。幹。甚。麼。呢。叔。叔。祇。要。問。我。一。句。我。便。沒。有。話。回。答。后。成。心。裏。這。們。思。量。口。裏。却。不。敢。拒。絕。方。振。藻。不。待。后。成。回。答。彷彿。覺。得。后。成。不。能。不。答。應。他。似。的。隨。挽。着。后。成。的。手。送。回。參。將。衙。門。后。成。因。有。這。件。大。事。橫。梗。在。胸。中。連。飯。也。吃。不。下。加。以。昨。夜。受。了。大。蟲。的。驚。竟。倒。在。床。上。不。能。起。來。慶。瑞。親。到。床。前。問。病。后。成。將。遇。大。蟲。和。看。見。祖。師。法。身。的。事。說。給。慶。瑞。聽。並。說。說。當。時。被。大。蟲。嚇。倒。的。情。形。慶。瑞。問。道。你。遇。大。蟲。的。話。曾。對。你。師。傅。說。麼。后。成。說。不。曾。慶。瑞。道。你。爲。何。不。說。呢。后。成。道。不。是。不。說。因。爲。師。傅。來。的。時。候。我。正。在。看。見。祖。師。的。法。身。急。於。要。問。師。傅。是。甚。麼。人。的。骷。髏。師。傅。告。我。



是祖師。接着就說他今天有事。要五百兩銀子。應急教我。去叔叔那邊。去借來給他。我聽了。心中一著。急便將遇大蟲的事。忘了。慶瑞點點頭。道。原來是這們一個緣由。慶瑞一面說。一面低着頭。好像思索甚麼。一會兒。仍望着后成。說道。我就拿五百兩銀子。給你。你去送給你師傅。你不用爲難。不好向你叔叔開口。后成正要說這如何使得。慶瑞已轉身出房去了。不一刻。捧了五個很沉重的紙封。走來擱在后成床上。說道。等歇你師傅來了。你就交給他便了。后成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祇光着兩眼問道。師傅若問銀子是那裏來的。我說是老伯給的好麼。慶瑞搖頭躊躇道。說是我給的。也不大妥當。后成道。我斷不敢無故向叔叔要這多銀子。祇好向師傅直說。我在老伯這裏的日子已不少了。師傅向老伯要銀子的事。也不知見過了多少次。今天大約是也有些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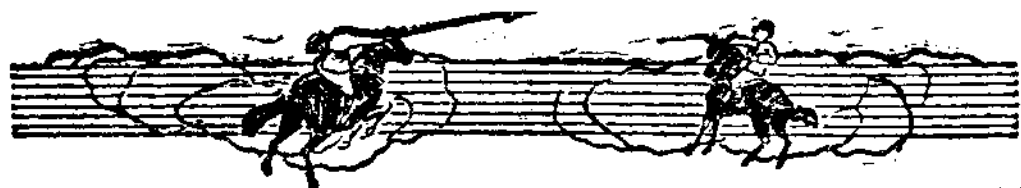
思起來了。所以教我去叔叔家要論師傅成全我的恩德。休說五百兩。便是五千兩。祇要我拿得出。也應送給他老人家。無奈何。做不到。實在恐怕他老人家見我。這次在叔叔家。能拿得出。下次手邊沒了錢。又向我開口。師傅已是累了。老伯。我也不跟着使。老伯受累嗎。因此不敢不向師傅直說。慶瑞仍是搖頭道。不妥不妥。你師傅的性格。我深知道。他祇要有銀子到手。便拿着去揮霍。並沒有問這銀子來歷的工夫。他既不問你。你又何必說出來呢。你若開口。就向他說。這銀子是慶老伯拿來的。他一定倒要對你發脾氣。說你不聽他的話。你等他來時。祇這們說就得了。師傅吩咐辦五百兩銀子。已遵命辦好在這裏了。請帶去使用罷。慶瑞說到這裏。忽停了不說。即聽得外面脚步聲響。方振藻已喝了個八成醉意。一路歪斜的走進房來。進門就要問話的神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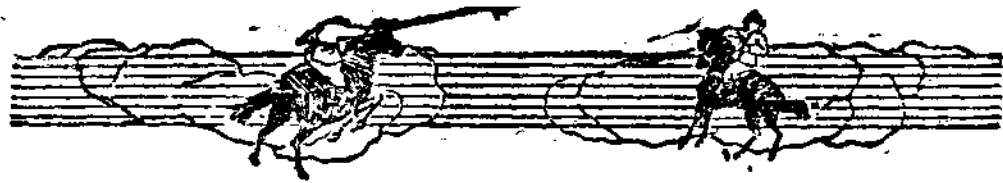
見慶瑞坐在床邊。便不說甚麼了。后成遂照着慶瑞的話。對方振藻說了一遍。方振藻果然不問銀子來歷。歡天喜地的將銀封揣入懷中。邊揣邊笑着說道。正等着要這銀子使用。我也不坐了。回頭再見。一掣身又往外走了。慶瑞見方振藻去得遠了。才說道。學道的人。每夜獨自在深山之中修煉。大蟲自然是可怕。就是旁的野獸。猛然間遇見也討厭。我於今借給你一件防身的好東西。不要給你師傅看見。不問甚麼猛獸。禁當不起一兩下。旋從袖中抽出一件黑黝黝的東西。約有四五寸長。遞給后成。手中說道。這是從外國買來的手槍。這東西厲害得很。一連打得六下。幾十丈遠近打去。人畜立時倒地。你帶了這東西在身邊。便有三五隻大蟲來。也可一一的打死。后成連忙雙手接着。慶瑞詳細告知了打法。教后成好好的藏在身邊。后成收藏起來。從此每夜帶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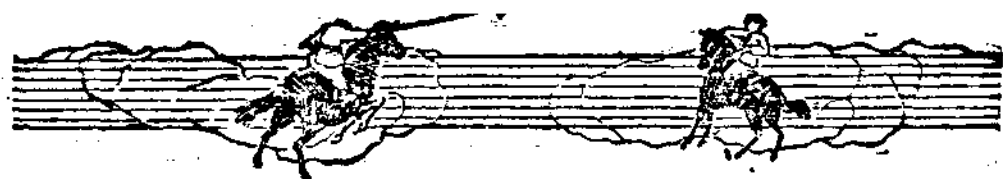
入山修煉。胆氣粗壯了許多。如此每夜勤修苦煉。又整整的過了一年。祇因沒有機會。給后成試驗。雖苦煉將近兩年。然究竟不知道自己的道法。煉到了甚麼程度。但是后成也不着急。方振藻傳授他甚麼。他便修煉甚麼。不過夜間因修煉的時間太多。上午須睡一會兒。下午方能讀書。朱秀才不知道后成拜方振藻爲師的事。總怪后成偷懶。屢屢責備。后成道。你母親臨終的遺囑。你都忘了麼。此時不發奮讀書。將來有你報仇雪忿的分兒嗎。后成每聽朱秀才提到他母親遺囑的話。觸動了傷痛之心。祇是嗚嗚的哭泣。因方振藻曾吩咐不許告人。也就不敢把夜間修煉道法的話。對朱秀才表明自己不是偷懶。這日下午。后成將讀書的功課做完了。朱秀才對后成說道。時常來這裏。纏着軍門要錢的那個痞棍似的人。你知道他於今撞下了大禍麼。后成知道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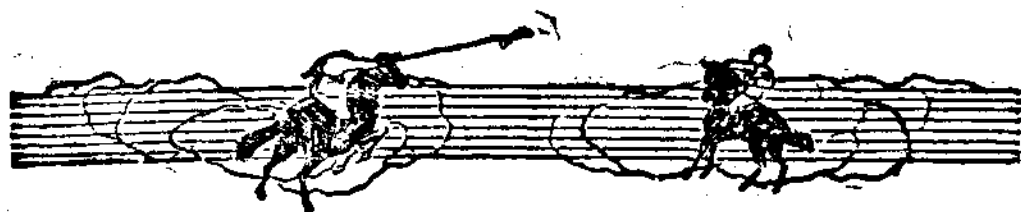
的便是自己師傅。不由得吃驚問道。撞下了甚麼大禍呢。朱秀才道。就在離這衙門不遠。有一家姓屈的。夫妻兩個。和一個七十六歲的老娘。一個五歲的小孩。全家四口人。昨夜都死在這痞棍方振藻手裏。你看慘也不慘。是不是一樁大禍。后成連忙問道。那一家四個人。爲甚麼都會死在他一個人手裏咧。又怎麼知道是他咧。朱秀才道。說起來。連我都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但是他於今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滿城的人。動了公忿。要捉拏他。沒把他拏住。原來這姓屈的妻子。雖有三十多歲的年紀。聽說風度却還不惡。在我們沒到這裏以前。不知方振藻用甚麼法子。將姓屈的妻子強奸了。強奸之後。更霸佔起來。那妻子不待說。不是一個有貞操的女子。然姓屈的。不是個全無廉恥的人。見自己妻子。被全城都知道的第一個窮兇極惡的痞棍佔住了。而自顧力量。又



奈何方振藻不得。祇好忍氣吞聲的走開了。走到了甚麼地方。並沒有人知道。方振藻巴不得姓屈的走開。公然毫不避忌的。將屈家當他的外室。左鄰右舍的人。看了這種事。都早已替姓屈的不平。而屈家婆媳。因家計艱難。貪圖方振藻的手頭散漫。倒不計較。竟相安無事的。過了一年。近來方振藻不知又強佔了一個甚麼女子。將屈家的生活不顧了。前幾天。姓屈的忽然回來了。左右鄰居以為方振藻已多日不到屈家來了。姓屈的便回家。也不至有亂子鬧出來。誰知姓屈的這天才回家。第二日鄰居就聽得方振藻在屈家大聲罵人。昨夜有人見方振藻喝得大醉。走路一偏一倒的。走進屈家去了。一夜並沒人聽得屈家有甚麼聲息。今日上午。大家都差不多要吃午飯了。還不見屈家有人開大門。鄰居疑惑起來。就約了好幾個人。去敲屈家的門。敲了一會。不見裏



面答應。祇得撬開門進去。一看全家老幼四口都死在床上。但是四人身上。經作作驗了。全沒一點兒傷痕。也不像是中毒死的。后成聽到這裏問道。既沒有傷痕。又不像中毒。却何以知道是死在姓方的手裏呢。朱秀才道。就爲的死得這們奇怪。大家才能斷定是方振藻害死的。因爲南京城裏有多少人。知道方振藻會邪法。要殺死幾個人。不算一回事。聽說曾有人和他同賭。三言兩語不合。吵起嘴來。方振藻祇指着那人罵一句。我若不教你明天不能吃早飯。你也不知道我方振藻的厲害。那人回家。次日早。果然沒一點病就死了。后成口裏不說甚麼。心裏很不以自己師傅的行爲爲然。不過又着急自己的道法不曾煉成。師傅却犯了人命案件逃了。以後修煉。不得指教的人。悶悶的回到上房。看慶瑞的神情。好像並不知道有這回事似的。后成也不敢提起。這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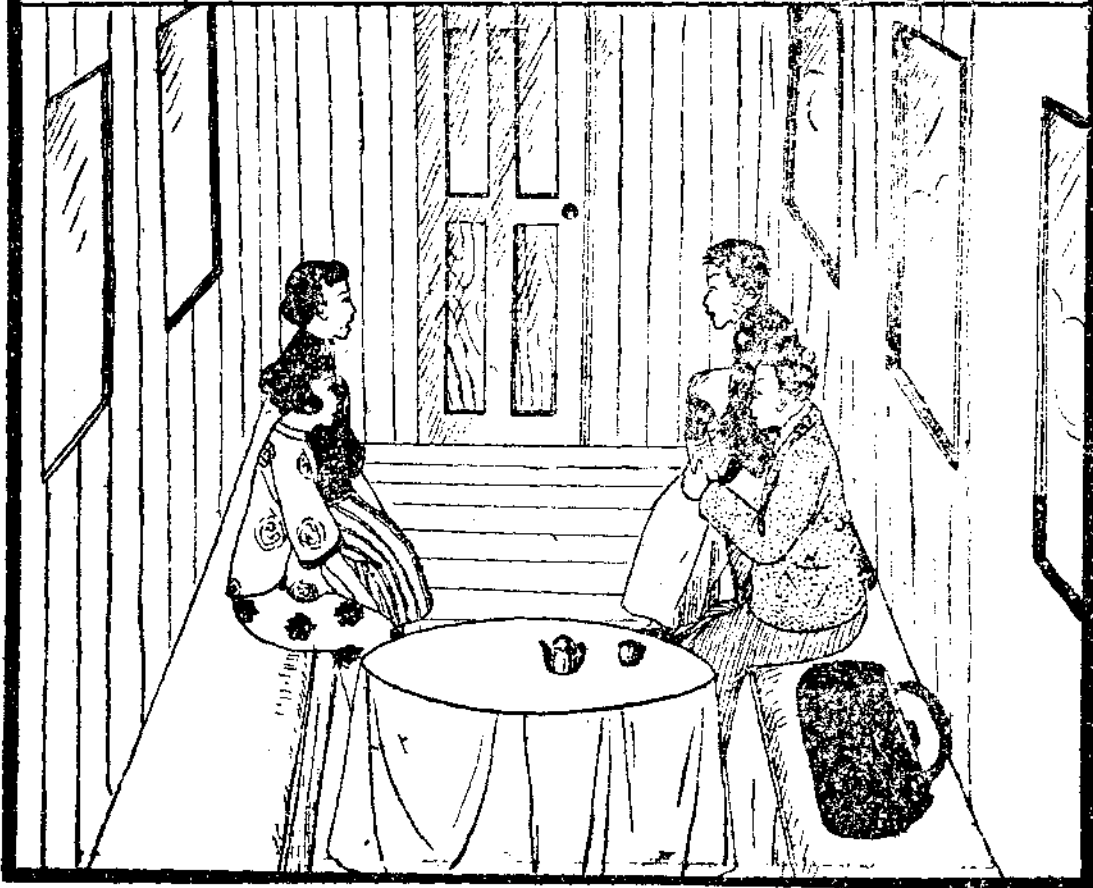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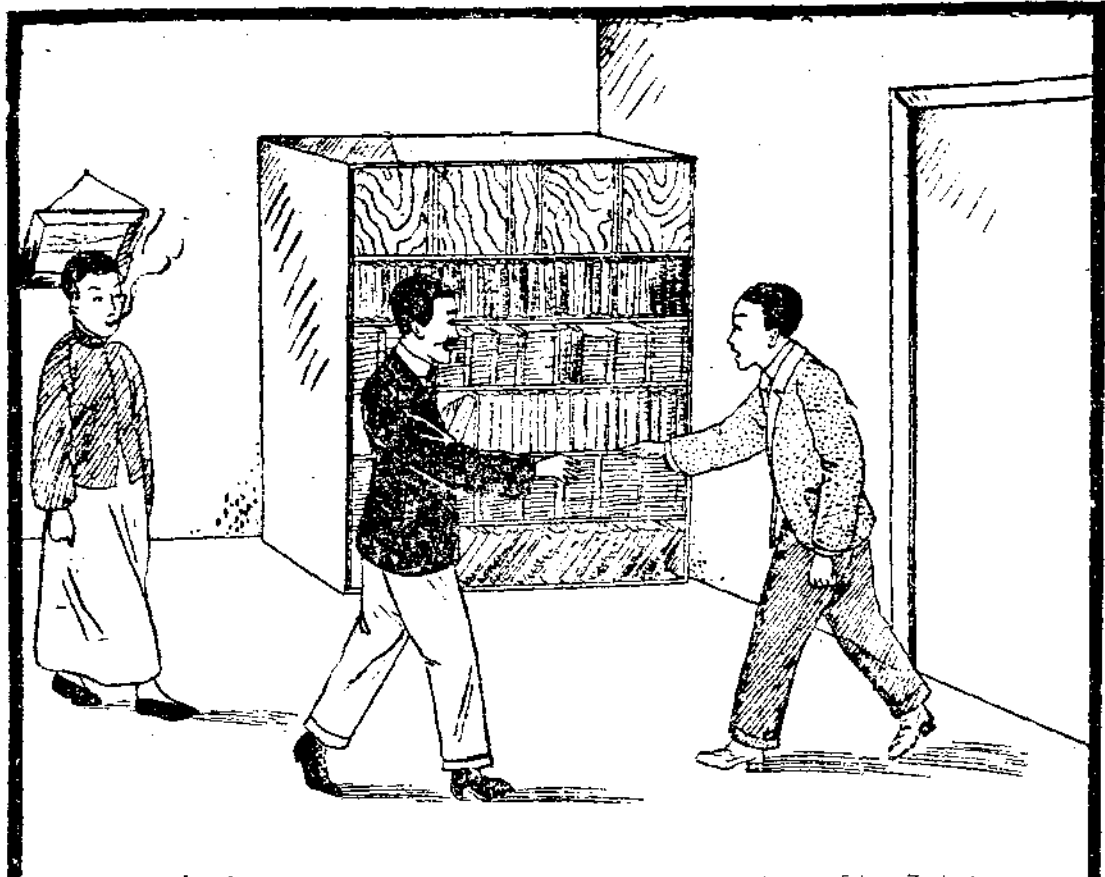


等到平時入山修煉的時候。方振藻仍照常來引后成入山。后成見師傅並不曾逃走。也就不把屈家的事放在心上了。又修煉了三個月。這日方振藻神色驚慌的。跑到參將衙門裏來。一見慶瑞的面。卽對慶瑞雙膝一跪說道。你今日得救我一救。后成在旁看了這情形。很覺得詫異。暗想我從來沒見過師傅有這種驚慌的樣子。不知方振藻畢竟爲甚麼事。求慶瑞救他。且待第三十二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后成報仇心切。不畏艱險困難。以求得達厥志。與第一集寫柳遲學道心切。秉一片至誠心。訪師求學。遙遙相應。中間夾入方振藻事。迷離愴悅。直至下回方得大白。又與唐采九一段鬚髯。文筆似犯而事實絕不相犯。作者真以文爲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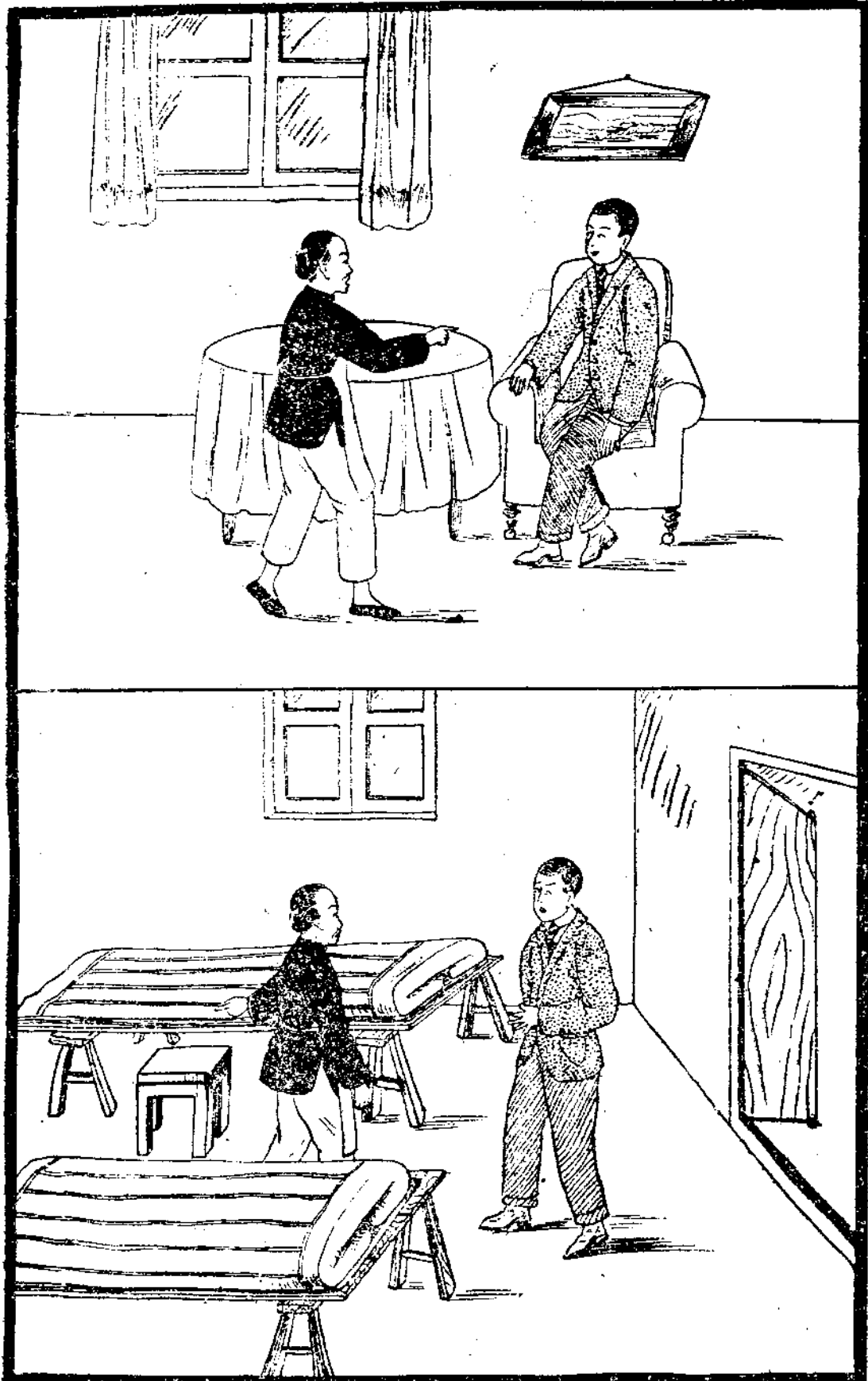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彭公子車廂逢豔侶



第八十二回

楊夫人病榻憶情郎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八十二回

彭公子車廂逢豔侶

楊夫人病榻憶情郎

原來汽車上坐的不是別人。乃惡克司當初靠爲衣食飯碗的彭二公子次珊便是。前書交代。惡克司跟他轉頭時候。不但衣食住三者無憂。便是二公子在青樓中徵歌選色之際。娘姨大姐的油水。也不知被他揩了多少。所以自從彭公子晉京以來。他一個人東奔西跑。大感不便。今番見他來了。何異大旱之覩雲。覓心中不勝歡喜。忙教BB回棧房等他。自己雇了部黃包車。直奔彭公館而去。到門口果見汽車停着。心知次珊已到公館。他原是來慣的。開消了車錢。也不找門上人通報。自己直闖進去。次珊住宅是仿西洋式造的。進鐵門一條石子路。四面草地。

雜栽花木。居中一所白石洋房。拾級而上。中間是客廳。陳列金石古玩甚多。都是次珊先人的遺物。惡克司從前已曾替他經手賣過了幾件。下層爲用人住所和廚房間熱水爐灶。另由小扶梯上落。更上一層乃是他家內眷的臥室。朋友們無事不能進去。在廳的旁邊有扇門。開過去是間書樓。臨着一帶大玻璃窗。裏面非常明敞。這就是二公子的一班清客隨員棲息優游之地。惡克司現在不投別處。也逕奔這一間書樓而來。進門見已有好些人在這裏。都是當初和他同跟次珊轡頭的朋友。坐的坐。立的立。吸香烟的吸香烟。說笑話的說笑話。裏面喧成一片。只見次珊在內。衆人看見了他。齊聲說。密斯脫惡克司來了。我們都想你是個包打聽。爲什麼老二回轉上海有一個多禮拜了。你還沒有打聽出來。也許你不。在上海。不然終得到這裏來一蹙呢。惡克司聞言。方知次珊已來了一個多禮拜。暗暗道。一聲該死。都是被BB要找江某人復仇。纏個不休。把我纏昏了。不然彭

老二回來。我豈有不得信的道理。可知世界上的女人。真是害人東西。自己不便明言。只好推頭說出門了一蹙。昨天剛回來的老二那裏去了。衆人說他上樓去了。一會兒就要下來的。惡克司便老實不客氣。在檯上香烟罐裏頭。抽一支煙。燃火吸着。坐下來聽他們談論。原來他們正講新近和別人爭風打架的一段事情。有個名叫跟轡頭阿金的說。我要是自己有柄手鎗。早將這小雜種開殺了。旁邊一個馬屁鬼三寶笑道。你別吹牛罷。爲什麼那天臨場時候。你又鬧肚子痛。出後門呢。又有一人岔口說。你曉得什麼。阿金從前也跟過那人的轡頭。深恐見面難爲情。所以預先躲開的。咧。阿金忙分辯說。你別瞎話。三千被老二聽得了。還要當我外國奸細。誰認得這班小鬼頭來。惡克司聽話風。已知道次珊新近一定又爲着什麼女人和別人打過架了。暗想他倒好的。北京一回來。就要鬧事。無怪上海一班跟轡頭朋友。都有飯吃了。正待問其端的。恰值次珊下來了。衆人就此住口。

惡克司慌忙站起身同他拉手。次珊問他你躲到什麼地方去的。我打聽許多人都說沒有見你。我還當你回外國去了呢。現在你來得正好。有件事要同你商量。商量他們告訴你了沒有。惡克司回言不知。次珊便自己告訴他。原來那天次珊從北京趁通車回轉上海。坐的是頭等車。津浦車頭等房間共有四個座位。他們一主一僕佔了兩位。還有兩位在天津換車時候。來了兩個女客。起先一推門看見有男人在座。縮了出去。次珊見來者妖豔絕倫。而且面貌很熟。彷彿上海常看見的。不過記不起是那家的內眷了。心中頗希望他坐到一房間來。就使兩下不講話。一路上對他看看飽餐秀色。也大可以慰得長途的寂寞呢。不過他們縮了出去。自己不便挽留。真是椿恨事。誰知天從人願。這兩個女客出去四面兜了一轉。仍因找不到適宜的地方。重又回到這間房裏來了。那時次珊萬分歡迎。喜不可言。本來他用人彭升坐在對面。還有零星物件也放在榻上。次珊忙喝令彭升

起。來。把。東。西。也。搬。到。自。己。身。邊。騰。出。地。位。讓。別。人。坐。那。女。客。初。還。有。些。進。退。爲。難。
的。神。情。繼。見。他。如。此。盛。意。倒。不。好。意。思。不。坐。進。來。了。次。珊。本。是。採。花。老。手。熟。悉。女。
人。的。性。格。曉。得。剛。進。來。時。候。不。能。對。他。多。看。多。看。了。要。惹。他。生。怕。當。自。己。是。壞。人。
或。者。仍。舊。要。將。他。嚇。退。的。所。以。假。裝。出。一。副。正。經。面。孔。目。不。斜。視。兩。眼。只。釘。着。手。
中。的。一。本。書。似。乎。全。副。腦。筋。都。運。在。這。書。上。的。樣。兒。其。實。他。一。顆。心。早。不。知。飛。在。
那。一。方。咧。等。到。火。車。開。行。之。後。他。始。放。下。書。偷。眼。看。那。女。客。不。意。那。女。客。也。剛。在。
那。裏。偷。窺。他。因。此。兩。人。的。眼。光。碰。個。正。着。次。珊。心。中。以。爲。這。一。來。那。人。一。定。低。首。
含。羞。不。敢。再。看。了。頗。悔。自。己。孟。浪。應。該。讓。他。飽。看。一。陣。然。後。自。己。再。看。還。他。的。不。
料。那。女。客。落。落。大。方。並。不。怕。羞。眼。光。鬥。處。非。但。沒。有。低。頭。反。對。他。微。微。一。笑。這。一。
笑。頗。出。次。珊。意。料。之。外。他。這。松。香。架。子。也。不。必。再。搭。了。爽。興。老。實。不。客。氣。與。那。女。
客。通。名。道。姓。方。知。他。老。子。名。喚。張。上。達。在。京。裏。做。官。他。乃。是。上。達。的。大。小。姐。來。京。

探。父。今。天。主。婢。倆。回。上。海。去。的。次。珊。素。知。道。上。海。有。位。張。大。小。姐。大。名。鼎鼎。自。己。在。戲。館。中。也。曾。遇。着。過。數。次。怪。道。初。見。時。十。分。面。善。大。小。姐。也。久。聞。彭。二。少。爺。的。大。名。胡。調。本。領。不。在。他。舊。相。識。周。少。雄。之。下。彼。此。臭。味。相。投。自。然。一。見。如。故。兩。下。言。笑。甚。歡。次。珊。當。差。的。彭。升。和。大。小。姐。帶。來。的。使。女。才。寶。都。知。趣。跑。到。外。面。沿。窗。口。看。風。景。去。了。看。了。會。風。景。兩。個。人。也。攀。談。起。來。這。可。謂。有。其。主。必。有。其。僕。咧。不。過。張。大。小。姐。好。好。兒。在。上。海。和。一。班。小。滑。頭。們。遊。玩。甚。歡。何。以。又。主。婢。雙。雙。趕。到。北。京。來。這。就。言。之。話。長。了。皆。因。大。小。姐。雖。然。在。老。子。手。中。訛。詐。著。兩。萬。現。款。怎。禁。得。他。同。小。張。小。裘。這。班。人。買。汽。車。置。首。飾。狂。吃。大。用。只。有。出。的。沒。有。進。的。就。是。銅。山。也。有。倒。的。日。子。何。況。一。二。萬。洋。錢。所。以。沒。幾。時。就。手。裏。空。虛。床。頭。金。盡。而。且。無。論。什。麼。人。一。輩。子。沒。有。錢。用。倒。也。罷。了。最。壞。的。貧。兒。暴。富。一。旦。手。頭。大。鬆。之。下。忽。然。變。緊。起。來。那。就。比。抽。筋。剝。皮。更。爲。難。過。所。謂。場。面。大。了。收。不。小。架。子。搭。了。搨。不。

下的意思。張大小姐從前雖不算窮。但用錢都從娘手裏拿。究比自己探囊而出的煩難幾分。忽然有二萬金任他揮霍過了之後。重復縮回娘跟前拿錢。未免大感不便。他的軍師才寶獻計道。從前老爺既然親口允許你十萬元的。除給了二萬還欠八萬。小姐何不晉京問他。當面要去。就使要不足數。先拿一半。也有四萬。這回不可以和從前那般不作數目的濫用了。只消略爲做點兒人家。一定可以用幾時呢。而且趁此之便。還可以在北京天津遊玩幾時。那裏聽說也不輸於上海。讀者諸公要曉得這是才寶自己的心願。他生平沒出過門。所以打算攬掇大。小姐出去。自己也好跟着遊玩的意思。大小姐聞他出計策向老子要錢。那有聽不進去的道理。當下就告訴娘要上北京。娘也沒權柄可以攔阻他。只好由他捩擋行具。和才寶主婢倆雙雙北上。大小姐一心以爲見了老子。定可以滿載而回。豈知這時候。雖然民窮官富。但富的都是班大人。大物他老子。官非要職。窮亦猶。

人欠俸多時開消還不知從何而出那有餘錢可以給他女兒揮霍大小姐雖然竭力的纏擾無奈乾手巾那裏絞得出水來到底仍舊分文無着以致他主婢二人不敢暢所欲遊只得匆匆趕回上海真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回路過天津祇住得一天就轉車南旋不但大小姐心中懊悔此行便才寶也因未能遂他的初願各處遊玩個爽利覺得很不受用此刻火車中不期與彭二公子相遇大小姐方覺不負此行兩個人說說談談情投意合次珊又把自己帶的許多糖菓吃局擺滿一桌又請他主婢兩個吃了幾頓大菜大小姐覺他對待女人的體貼週到實在周少雄之上頗有相見恨晚之概才寶也有同情不過他所恨的乃恨爲何不在未晉京時候遇着此人看他用錢這般爽利到京一切遊玩使費豈不都好措他油水却偏在今番回上海時遇見他實在太遲咧不表他主婢倆的心事再說次珊此番所以匆匆南旋者因爲他有個意中人病勢危急寫快信要他來講

幾句要緊話。所以初動身時。倒頗心旌懸懸。此刻遇着了張大小姐。什麼事都已拋在腦後。兩人說話多了。沒別的可講。却預約到了上海之後。幾時往那裏看戲。幾時往那裏吃大菜。差不多訂了半個月合同。大小姐現在小張失望。小裘落空。身後並沒有什麼枝牽葉惹。得遇次珊。倒頗有開拓新殖民地的意思。不過次珊。花花草草。反不敵大小姐那般乾淨。好在喜新嫌故。是男子的恆情。所以現在他也情甘拋棄別處來伺候。大小姐一人。津浦車趁完。渡江轉了滬甯車。祇有半天工夫。便已到了上海。兩家車站上。都有汽車相迎。彼此珍重而別。次珊回公館。底下人告訴他。楊家天天打發人來。探聽少爺幾時回家。教我們等你一到。馬上就過去通知。電話却不要打。因爲這幾時太太病了。老爺天天守在家裏。打電話恐被他聽見的緣故。這楊家就是所說寫快信催次珊來申。那有病的太太。便是他的意中人。了。次珊聞說。皺皺眉頭道。既然他們男的在家教我。怎好前去看他。他

自。己。又。不。能。出。來。通。知。成。什。麼。用。底。下。人。道。這。是。他。們。來。如。此。說。的。想。必。那。邊。太。太。另。有。方。法。他。已。盼。望。少。爺。回。來。好。久。了。信。是。一。定。要。給。他。一。個。的。次。珊。不。語。這。底。下。人。就。往。楊。家。送。信。而。去。不。多。時。跟。來。一。個。娘。姨。次。珊。認。得。是。楊。太。太。的。心。腹。曹。媽。素。來。很。忠。心。幫。助。他。主。人。軋。姘。頭。調。鎗。花。的。曹。媽。看。見。次。珊。就。叫。聲。少。爺。你。一。向。身。子。可。好。太。太。很。記。望。你。阿。啲。少。爺。面。上。果。然。黑。瘦。點。咧。次。珊。就。說。北。方。的。風。比。不。得。上。海。吹。着。了。最。容。易。黑。皮。膚。你。們。太。太。現。在。身。子。怎。樣。了。曹。媽。說。病。是。有。的。醫。生。說。他。不。重。不。過。太。太。自。己。說。很。重。他。講。的。話。還。怕。人。得。很。他。說。初。嫁。老。爺。時。候。有。個。丫。頭。叫。雙。喜。的。和。老。爺。很。有。些。不。明。不。白。有。天。老。爺。失。了。個。錢。荷。包。太。太。認。定。是。雙。喜。偷。的。因。爲。在。雙。喜。床。上。搜。出。了。兩。張。十。塊。錢。鈔。票。的。緣。故。但。雙。喜。却。矢。口。不。認。偷。東。西。說。這。兩。張。鈔。票。乃。是。老。爺。私。下。送。給。他。的。不。過。當。其。時。老。爺。也。絕。口。不。承。認。有。錢。給。過。雙。喜。因。此。太。太。恨。他。當。面。掉。鎗。花。將。他。結。實。細。打。了。

一頓不意這雙喜丫頭有點兒執拗脾氣。說太太冤枉他。老爺還不幫他。眼看着他受打。心中氣憤不過。拿鴉片烟灰調茶吃了尋死。太太還說裝腔。逼老爺自己打他。老爺不得不打。於是雙喜更氣不過。又吃了許多烟灰。一條命就此送却死了。之後。老爺方認賬。從前果曾給雙喜二十塊錢買衣料的。後來這錢荷包也在床底下尋着了。更顯得雙喜實在是冤枉死的。老爺事後追悔。延僧爲死者做道場超度。被太太曉得了。又將道場打翻。和尚趕走。這句話離現在也不知有多少年代了。據太太自言。病中彷彿看見雙喜含笑站在他床面前。恐怕冤魂索命。所以自信病重。不過老爺已替他請和尚做了好幾場功德。不知有用沒用罷了。次珊聞言。倒有點兒汗毛直豎。曹媽又說。太太自恐不起。有幾句要緊話交待少爺。偏偏少爺又在北京沒有回來的日子。沒奈何只好請拆字先生寫了封快信。還巴不得少爺一見信馬上就飛了回來。所以從發信這天起。無日無夜。無時無刻。

不盼望少爺連晚上都睡不着咧。次珊說：你們老爺現在家裏，我又不能去看他。豈非徒然。曹媽說：那倒不妨。適間太太得着少爺回來之信，早有準備。因爲老爺是吸鴉片烟的，過了癮還有個迷燈的毛病。先前本在樓底下書房中吸，自從太太病了之後，他把烟榻也搬到樓上房中來，擺在太太的對床作伴。剛纔太太得信之後，就推頭聞着了鴉片烟味，害他頭疼腦漲，把老爺罵下樓去。我走的時候，他們剛在那裏搬榻床呢。次珊似笑非笑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就是搬了下去。究竟在一個家裏，我進出也有不便。曹媽頓了一頓說：少爺，你要可憐我家太太爲盼望你回來的緣故，幾天幾夜沒有閤眼，就是這一場病，也許爲着紀念你想出來的好容易回來了，再要不讓他見一見，豈不令他病上加病麼？好少爺，你隨我一起進去，包你沒有危險。老爺的脾氣，我們家裏人沒一個不知道。吃飽了鴉片烟，極少也要迷一個鐘頭，並且他素來懦弱無能，就在清醒時候，被太太一聲

喝。頓。時。令。他。同。老。鼠。看。見。貓。似。的。伏。着。不。敢。動。一。動。何。况。在。烟。迷。之。際。萬。一。他。看。見。了。你。老。實。說。推。頭。的。話。兒。很。多。不。妨。假。充。外。國。醫。生。因。爲。眼。前。的。一。班。外。國。醫。生。大。一。半。是。年。紀。輕。的。小。滑。頭。不。論。中。國。裝。束。外。國。裝。束。穿。的。衣。裳。都。是。簇。新。新。香。水。洒。得。撲。鼻。子。香。對。着。病。家。婦。女。專。門。做。眉。做。眼。看。見。男。人。不。在。旁。邊。還。要。說。笑。話。尋。開。心。太。太。常。說。這。班。人。討。厭。得。很。因。爲。他。也。曾。請。外。國。醫。生。看。過。其。人。衣。裳。穿。得。比。你。少。爺。還。要。花。苗。面。上。還。撲。着。雪。花。粉。開。口。不。問。病。源。先。要。教。人。替。他。介。紹。討。個。姨。太。太。診。脈。時。候。手。指。甲。還。帶。着。了。太。太。的。手。底。心。太。太。橫。了。他。一。眼。他。方。含。羞。跑。了。太。太。恨。他。不。過。連。開。的。方。子。也。沒。教。撮。藥。老。爺。還。相。信。煞。外。國。醫。生。只。顧。勸。太。太。請。咧。所。以。倘。然。少。爺。充。着。外。國。醫。生。就。在。太。太。房。中。掩。一。天。一。夜。老。爺。也。不。會。生。疑。次。珊。聽。說。忍。不。住。哧。笑。道。照。這。樣。說。還。可。一。試。不。過。究。竟。忒。冒。險。罷。曹。媽。見。他。意。思。動。了。更。竭。力。相。勸。於。是。次。珊。情。不。可。却。只。得。答。應。同。去。次。

珊想不坐汽車。曹媽說坐汽車最好。因為外國醫生也有坐汽車的。其實他不過想趁此機會。揩揩坐汽車的油罷了。次珊依言。坐汽車直放楊公館。到門口次珊欲進前門。曹媽倒又不敢起來。說進前門須要經過一間客堂。老爺就在廂房中吸烟。眼前恐怕癮還沒有過足。聽見有人走動。免不得要伸出頭來看的。適間我說假充外國醫生這句話。原本備着萬一不虞。被他撞見了推託之辭。並非是有意要令他見一見面。所以能夠祕密。自以祕密一點的爲妙。犯不着送上門去給他看見。好少爺。對不住你進了後門罷。次珊想這曹媽倒也善於詞令。自己原是來會情人的。並不在進前門進後門上計較。便走後門入內。話須交代。次珊與楊太太雖已相識多時。但從前兩下子相見。却另有一個地方。並不在他公館裏面。所以今天次珊還是破題兒第一次上他的門呢。楊公館不比得次珊自己住宅。中國式房子。大都灶間緊接後門。幸虧此時不在燒飯的時候。次珊經過廚房中。

倒還沒有遇見什麼。曹媽並不帶領他一脚上樓。却引他到灶間旁邊一所披屋中。那裏擱着許多床鋪。污穢不堪。次珊吃了一驚。問做什麼。曹媽指指口教他低聲。自己又附耳告訴他說。這裏是我們底下人住的房間。請少爺姑且站一站。因爲我進門來沒遇見什麼人。不知老爺此刻在樓上還在樓下。免不得一個人先上去看一看端的。然後再陪少爺上樓。這爲小心起見。請少爺休得見怪。對你不住。實在有屈得很。恐怕你少爺出世以來。還沒有到過底下人住的這種齷齪地方呢。這一張櫬還乾淨。請你坐一坐。我去去馬上就來。次珊事到其間沒奈何。只得坐下等他。心想這曹媽真是個腳腳進。騙得我來了還要哄我進後門。進了後門又弄到我這底下人房間裏來了。不知後來還有什麼把戲呢。不表次珊肚裏轉念頭。再說曹媽走到樓上。果然不出所料。老爺還在樓上。烟榻雖已搬了下去。人還挨着不肯走。太太趕他。也是沒用。實爲現在烟癮還沒到時候。而且吸烟人

都是慢性的。他此刻正捧着一座玉香爐。站在地中間擦之不已。彷彿要將這玉的光彩。擦得同夜明珠一般模樣似的。太太說。你爲什麼還不下去。豎在人前。真正討厭。老爺一邊擦一邊說。我陪陪你呢。放你一個人在房中豈不寂寞。其時恰值曹媽撩門帘進去。太太就說。現在曹媽來了。我也用不着你陪啦。你趕快替我走罷。老爺還不肯走。只顧擦香爐。口中還說。這香爐脚上有一點黑。大約是從前遭的烟灰。沒有抹去。現在擦了多時。還留着痕跡。讓我揩乾淨了走罷。曹媽恐次珊等不耐煩。只對太太使眼色。太太心中會意。口裏說不出的急。罵道。老討厭。你一般要擦。難道拿下去就不能擦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不肯聽我說話。你這般拗我。敢是要逼死我麼。老爺被罵不過。只得捧着玉香爐下去。曹媽跟他下樓。眼看他進了廂房門。方敢到灶披中來招呼次珊。誰知就在這時候。幾乎惹出一場潑天大禍。要知是何大禍。且待下回分解。

此係北京
小孩因患



蛔蟲痛苦
瘦弱之症

服用嬰孩自己藥片殺蟲得全愈

閣下如欲小孩康壯肥美活潑伶俐必需將其蛔蟲殺除方可有效即如北京南苑陸軍第十一師副官處張海峯先生之令郎是也張君來函云鄙人小兒病源食後肚痛每飯微減以致面色漸黃自購服貴局藥片竟將腹內蛔蟲打下數十餘條自此肚痛亦止飲食亦漸加增面色復原誠係貴局藥片之力真乃天下馳名第一神效之靈藥也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為小兒及嬰孩特製之靈藥專治嬰兒胃弱不化 便閉 肚痛 腹瀉 嘔吐 傷風 痰厥 出牙各症能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兒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烏 鷄 白 鳳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國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價目）一之聖藥也
活血通經見神效後病之病源誠婦科獨
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
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
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
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
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
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
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
各

湯火燙傷刀傷疔癩溼毒無名腫毒如患
○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見神效治風咳不論新久寒熱均
藥茶專治傷風咳嗽每瓶一元○止咳
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痰止咳
角單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
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
雙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注 意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普 通	上 等	特 等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十元	二十元	
	六元	十二元	
			等 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冊	廿五冊	每冊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冊郵費

總發行所
北 京 漢 口
南 京 廣 州
杭 州 甯 波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中四七二二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嚴 獨 濟 羣 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